



册府元龜
卷之三百十
至十三



13
849
72



明 4 3
849
72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閏位部

旌表 明賞 延賞

旌表

周書云表厥宅里樹之風聲蓋所以彰德而揚善也
自古令王率行茲道若乃雄視區宇裂疆鼎峙餘分
應曆希古崇教何嘗不旌別懿行敵厲風俗其有先

册府元龜 閏位部

賢餘俗拱木斯存忠臣英烈碎首不屈孝感發乎誠
 性義讓與於閭里固守儉行高避世紛博施以周急
 居身以挺操者莫不嚴其祠祀申之賻禮臨弔加謚
 廩給賜爵優錫異等給復累世故雖匹夫之特其敢
 忽諾

秦始皇時巴蜀寡婦清其先得丹穴

涪陵

而擅其利

數世家亦不貲清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帝
 以為貞婦而客之為築女懷清臺

宋高祖初為宋公北征軍次留城經張良廟令曰夫
 盛德不泯義在祀典微管之歎撫事彌深張子房道

亞黃中炤鄰殆庶風雲玄感蔚為帝師大拯橫流夷
 項定漢固以參軌伊望冠德如仁若乃神交記上道
 契商維顯嘿之間窈然難究源流淵浩莫測其端矣
 塗次舊沛佇駕留城靈廟荒殘遺像陳昧撫迹懷人
 慨然永歎過大梁者或佇想於夷門遊九原者亦流
 連於隨會可改溝榭楠脩飾丹青蘋繁行潦以時致
 薦以紓懷古之情存不刊之烈

永初元年追封王鎮惡為龍陽縣侯食邑千五百戶
 初鎮惡為沈田子所害高祖表於天子曰故安西司
 馬征虜將軍王鎮惡志節亮直機畧明舉自築名州

府屢著成績荆南遣釁勢據上流難與疆藩憂兼內
侮鎮惡輕身先邁神兵電臨旰食之虞一朝霧散及
王師西伐有事中原長驅雒陽肅清湖陝入渭之捷
指麾無前遂廓定咸陽俘執僞主克城之效莫與爲
疇實干城所寄國之方召也近北虜遊魂寇掠渭北
統率衆軍曜威撲討賊旣遠奔還次涇上故龍驤將
軍沈田子忽發狂易奄加乃害忠勲未究受禍不圖
痛惜兼至惋悼無已伏惟聖懷爲之傷惻田子狂悖
卽已備憲鎮惡誠著艱難勲參前列殊績未酬宜蒙
追寵願勅有司議其褒贈於是追贈左將軍青州刺

史至是帝受命又追封焉

文帝初卽位詔曰乃者權臣陵縱兆亂基禍故吉陽
令張約之抗疏矢言至誠慷慨遂事屈羣醜殞命遐
疆志節不申感悼無至昔關老奏書見紀漢策闕纂
獻規荷榮晉代考其忠槩參近前蹤宜加旌顯式揚
義烈可贈以一郡賜錢十萬布百疋
元嘉三年贈會稽諸暨人賈思天水郡顯親縣左尉
思母卞居喪過禮未葬爲隣火所逼思及妻栢氏號
哭奔救隣近赴助棺禩得免思及栢俱見燒死有司
奏改其里爲孝義里蠲租布三世繇是追贈

四年改吳與人番綜所居之里爲純孝里蠲租布三世綜孫恩亂與父俱逃父老不能去謂綜速去無竝歿綜不忍迎賊叩頭曰父年老乞賜生命賊義而舍之故有是命

是年勅榜表會稽永興人郭世道閭門蠲其租調改所居獨楓里爲孝行里又榜會稽山陰人嚴世期門曰義行嚴氏之閭復其身徭後蠲租稅十年世期少有孝行母亡負土成墳仁原之風行於鄉里大小莫敢呼其名者會遣大使巡行天下散騎嘗侍袁愉表其悖行帝嘉之故有是命世期好施慕善出自天然

同里張邁兄弟三人妻各產子時歲饑歎憊不相存欲棄而不舉世期聞之馳往極救分食解衣以贍其乏三子竝得成長同縣俞陽妻莊年九十莊女蘭七十竝各老病單孤無所依世斯衣服之二十餘年歿竝殯葬宗親嚴弘鄉人潘伯等十五人荒年竝饑歿露骸不收世期買棺哭殯埋存育孩幼山陰令何曼之表言之故有是命

八年詔曰故綏遠將軍晉壽太守郭啓玄往街命虜庭秉意不屈受任白水盡勤靡懈公奉私餼纖毫弗納布衣蔬食飭躬惟儉故超受顯邦以甄庶績而介

誠苦節始終匪貳身歿之日妻子凍餒志操殊俗良可哀悼可賜其家穀五百斛

二十五年幸江寧經劉穆之墓詔曰故侍中司徒南康文宣公穆之秉德佐命翼亮景業謀猷經遠元勳克茂功銘鼎彝義彰典策故已嗣徽前哲宣風後代者矣近因遊踐瞻其塋感九原之想情浹悼歎可致祭墓所以申永懷

二十六年幸丹徒遣使祭晉故司空忠肅公何無忌之墓

孝武帝卽位初詔曰日者逆豎犯蹕覺變卒起廣威將軍關中侯卜天興提戈赴難挺身奮節斬殪凶黨而旋受乃勇冠當時義侔古烈興言追悼傷痛予心宜加甄贈以旌忠節贈龍驤將軍益州刺史謚曰壯侯帝親臨哭給天興家長稟初天興爲廣威將軍領左細伏兼帶營祿元凶劾入弒事變倉卒舊將羅訓徐罕皆望風屈附天興不服被甲執刀持弓疾呼左右出戰徐罕曰殿下入汝欲何爲天興罵曰殿下嘗來云何卽時方作此語只汝是賊手射劬於東堂幾中逆徒擊之臂斷倒地乃見殺其隊將張泓之朱道欽陳滿與天興同出拒戰並死故有是命又詔曰徐

湛之江湛王僧綽

湛之等以議廢立事為元凶邵所害

門戶荼酷遺孤

流寓言念既往感痛兼深可令歸居本宅厚加卹賜於是三家長給廩又詔曰司徒故左長史張敷正心簡立幼樹風規居哀毀滅孝道淳至互在追甄於以報美可追贈侍中仍改其所居稱為孝張里敷吳興人父亡成服凡十餘日始進水漿奠畢不進蔬菜遂毀瘠成疾伯父茂度每譬止之敷益更感慟絕而復續茂度曰我輩譬汝有益但更甚耳自是不復往來未暮年而卒又詔曰夫輕道重義亟聞其教世獎國危希遇其人自非達義之至識正之深者孰能抗禦

衛王遺身固節者哉故太子左衛卒袁淑文辯優給秉忠貞慤當要逼之切意色不撓厲辭道逆氣震危黨霍乃交至取斃不移古之懷忠殞難未有出其右者興言嗟悼無廢乎心宜在加禮永旌宋有臣焉可贈侍中太尉謚曰忠憲公淑為元凶邵所殺故有是命

大明二年改晉陵人余齊民所居之里為孝義里齊民為邑書吏父殖在家病亡家人以父病報之信未至齊民謂人曰比者內痛心煩有若割截居嘗違駭必有異故信尋至便歸四百餘里其日而至門方知

父歿號踊慟絕良久乃蘇問母父所遺言母曰汝父臨終恨不見汝曰相見何難於是號呼殯所須更便絕州郡上言有司奏曰收賢旌善萬代無殊心至自天古今豈異齊民至性繇中情非外感淳精凝至深心天徹跪訊遺旨一慟殯亡雖迹異參柴而誠均丘趙方今化淳以禮治本惟孝靈祥歸應其道先彰齊民越自岷隸行貫生品旌閭表墓允出在茲改其里為孝義里蠲租布錫其母穀百斛從之

五年行幸經殷景仁墓詔曰故司空文成公景仁德量淹正風識明允徽績忠謨夙達光昭憲政茂舉寔藉民屬近瞻丘墳感往興悼可遣使致祭又經王弘等墓下詔曰故侍中中書監大保錄尚書事揚州刺史華容文昭公弘德猷光仰鑒識明遠故散騎嘗侍左光祿大夫太子詹事豫章文侯曇首夙尚恬素理心身正茲綢繆先眷契濶屯夷內亮王道外流徽譽以國圖令勲民思茂惠朕薄巡都外瞻覽墳塋永言想慨良深于懷便可遣使致祭墓所

七年車駕幸南豫州詔遣祭晉大司馬桓溫征西將軍毛璩墓明帝卽位初以柝元景為前廢帝所害詔曰故侍中尚書令驃騎大將軍巴東郡開國公新除

開府儀同三司南豫州刺史元景風度弘簡體屬浮
沉正義亮時恭素範物幽明道盡則首贊孝圖盛運
開曆則毗熒皇化方任乎漢輔業懋殷衡而蜂狄肆
濫顯加禍毒寃動勳烈悲深朝貫朕承七廟之靈纂
臨寶業情典既申痛悼彌軫宐崇賁徽册以旌忠懿
可追贈侯持節都督南豫江徐三州諸軍事太尉侍
中刺史公如故給班劍三十人羽葆鼓吹一部謚曰
忠烈公又以故侍中太尉沈慶之爲廢帝所害追贈
侍中司空謚曰襄公

泰始三年徐州刺史薛安都反遣信要引魏魏遣尉
遲荀人等救之安都降魏初安都起兵長史蘭陵儼
密欲圖之見殺安都未向桑乾前軍裴祖隆謀殺荀
人舉彭城歸順事洩見誅負外散騎侍郎孫耿之往
安都從子索肥戰歿及劉彌之張靈慶皆戰敗見殺
竝爲帝所哀追贈儼光祿勳祖隆朔將軍交州刺
史耿之羽林監彌之輔國將軍青州刺史寧慶寧朔
將軍冀州刺史

南齊太祖建元三年遣兼散騎嘗侍虞炎等十二部
使行天下表列公孫僧遠等二十三人詔竝表門閭
蠲租稅公孫僧遠會稽剡人事父母以孝聞弟士無

以葬身販貼與鄰里共歛送之費兄妹未婚嫁乃自賣爲之成禮

華寶晉陵無錫人父豪義熙末成長安寶年八歲臨別謂寶曰須我還當爲汝上頭及長安陷歿寶年至七十不婚冠或問之者輒號慟彌日不忍答也薛天生劉懷裔亦晉陵人天生母遭艱菜食天生亦菜食母未免喪而死天生終身不食魚肉與弟有恩義懷裔與弟懷則年十歲遭父喪不絮帛不食鹽菜吳欣之晉陵利城人宋元嘉末弟尉之爲武進縣成隨王誕起義太祖遣軍至華欽討之吏民皆散尉之獨留

見執將死欣之詣欽乞代弟命辭度哀切兄弟皆見原吳達之義與人姨亡無以葬自賣爲十夫客以營冢擲從祖弟敬伯夫妻荒年被略賣江北達之有田十畝貨以贖之與之同財共宅郡命爲主簿因以讓兄又讓世業舊田與弟弟亦不受田遂閑廢韓係伯以桑枝蔭妨他地遷界上開數尺鄰畔隨復侵之係伯輒更改種久之鄰人慙愧還所侵地躬往謝之孫淡太原人僑居長沙事母孝母疾不眠食以瘞爲期母哀之後有疾不使知也

蔣雋之妻黃氏義興人夫亡不重嫁家道之欲赴水

自殺乃止

封延伯者僑居東海三世同財為北州所宗附義興
陳玄子四世一百七口同居武陵郡榮興文獻叔八
世同居東海徐生武陵范安祖李聖伯范道眼五世
同居零陵譚弘寶衡陽何弘華陽楊黑頭疎從四世
同居竝共衣食

撈世隆以母憂去職太祖踐祚起為平南將軍南豫
州刺史進爵為公帝手詔與司徒褚淵曰向見世隆
毀瘠過甚殆欲不可復職非直使人惻然實亦世珍
國寶也淵答曰世隆至性而深哀過乎禮事陛下在

危盡忠喪親居憂杖而後起立人之本二天同極彌
榮增寵足以厲俗敦風

張壞為吳興太守壞以既有國秩不取郡俸太祖勅
上庫別藏其俸以表其清

武帝永明元年詔曰魏於袁紹恩洽丘墳晉亮兩王
榮覃餘裔二代弘義前載美談袁粲劉秉竝與先朝
同獎宋室沈攸之於景和之世特有乃心雖末節不
終而始誠可錄歲月彌在宐軫優隆粲秉前年改葬
塋兆未修材槨可為經理粗令周禮攸之及其諸子
喪柩在西者可符荊州送返舊墓在所為塋葬事親

是年又詔會稽永興兒翼之母丁表門閭蠲租稅丁少喪夫性仁愛遭年荒分衣食以節里中饑餓者鄰里求借未嘗違之同里陳懷父母歿孤單無親戚丁收養之及長爲營婚娶又同里王禮妻徐荒年客死山陰丁爲置棺器自在斂葬元徽末大雪商旅斷村里比屋饑丁自出鹽米計口分賦同里左僑家露四喪無以葬丁爲辦塚柳有三調不登者代爲輸送丁長子婦王氏守寡執志不再醮州郡上言有詔蠲表五年詔曰龍驤將軍安西中兵參軍松滋令蕭叔明愛敬淳淳色養盡禮喪過乎哀遂致毀滅雖未達名教而一至可愍宜加榮命以旌善人可贈中書郎叔明少有至性奉親謹篤母疾躬禱夕不假寐及亡不勝哀而卒故有是贈。

鬱林王卽位初吳興太守孔琇之表曰故鄣人王文殊性挺五嘗心符三教以父沒孺庭懷絕身之痛專席嘗居御罔極之卹服紵縞以經年餌蔬菽以俟命婚義滅於天情官序空於素抱儻降甄異之恩勝其間里有詔旌門改所居爲孝行里

明帝建武三年蜀郡王續祖華陽郝道福竝累世同爨詔表門閭蠲調役又吳興乘公濟妻姚氏生二男

而公濬及兄公顯乾伯竝卒各有一子欣之天保姚
養育之賣田宅為取婦自與二男寄止鄰家詔其為
二子婚仍加蠲詔時司徒東閣祭酒廬陵王王簿江
籍居父憂以孝聞廬于墓側帝勅遣杖二十人防墓
所王虛之廬江人十三喪母二十三喪父二十五年
監酢不入口庭中楊梅隆冬三實每夜所居有光如
燭至明中詔榜門蠲其三世

和帝中興三年以故侍中中書監徐孝嗣誅廢東昏
未決竝子演况遇害贈太尉侍中中書監如故二年
孝嗣改葬宣德太后詔贈班劍四十人加羽葆鼓吹

謚文忠改封餘于縣公贈子演侍中謚簡世子况
驕侍即

梁高祖初為雍州刺史州人韋愛遭母憂廬于墓側
負土起墳帝聞之親往臨之
天監元年陸璉奉使巡行風俗表言豫章南昌人滕
曇恭母卒水漿不入口晝夜哀慟曇恭有子三人皆
有行業又長沙臨湘人徐無濬居喪未及葬而鄰家
火延其舍普濬號慟伏棺上以身蔽火鄰人往救之
焚炙已闕絕累日方蘇

宣城宛陵有女子與母同牀母為猛獸所搏女號

叫擊獸獸毛盡落行十數里獸乃棄之女抱母還猶有氣經時乃絕太守蕭琛賻_臣表言其狀竝有詔旌其門閭

大通四年詔曰旌善表行前王所散新野庾詵荆山珠玉江陵杞梓靜疾南渡固有夕德獨身苦節孤芳素履菴隨運往惻愴于懷_臣謚貞節處士以顯高烈帝少與詵善雅重之起義署爲平西府記室普通中徵爲中書侍郎皆稱疾不起及卒遂有是詔

周捨爲太子詹事時南津獲武陵太守白渦書許遺捨錢百萬津司以聞雖書自外入猶爲有司所奏免官旣卒贈侍中高祖詔曰故侍中獲國簡子捨義該玄儒博窮文史奉親能孝事君盡忠歷掌機密清身自居食不重味服糜蕪衣淪亡之日內無妻妾外無田宅兩兒單貧有過古烈行者南司白渦之効恐外議謂朕有私致此黜免追愧若人一介之善可量加褒異以旌善人

荀匠丁父兄服歷四年不出戶哭泣目皆爛郡縣以狀言高祖詔遣中書舍人爲其除服擢爲豫章王國左嘗侍匠雖卽吉髮悴逾甚外祖孫謙誠之曰主上以孝治天下汝行過古人故發明詔擢汝此職非唯

君父之命難拒故亦揚名後世所顯豈獨汝身哉匠於是乃拜

沈崇僚吳興武康人母卒廬於墓側自以家貧初行喪禮不備復以葬後更治服三年父食麥屑不噉鹽酢坐卧於單薦因虛腫不能起郡縣舉其至孝高祖聞之即遣中書舍人慰勉之乃下詔曰前軍後軍沈崇僚少有志行居喪踰禮齊制不終未得大葬自行乞淹年哀典多闕方欲以永墓之辰更爲再替之禮雖卽情可矜而禮有明斷可更令除釋罷輔太子洗馬旌彼門閭敷茲風教崇僚奉詔釋服而涕泣如君

喪固辭而受官苦自陳讓

甄恬江陵人喪父廬于墓側州將始祖王儋表其行狀高祖詔曰朕虛已欽賢寤寐盈想詔彼辟岳務盡搜揚恬旣孝行殊異聲著邦壤敦風厲俗弘益茲多牧守騰聞義同親覽可旌表室閭加以爵位

臧盾有孝性隨父宿直於廷尉母劉氏在宅夜暴亡左右手中指忿痛不得寢及曉宅信果報函問其感通如此服制未終父又卒盾居喪五年不出廬戶形骸枯瘁家人不復識鄉人王端以狀聞高祖嘉之勅累遣柳警服闋除丹陽尹丞

元帝承聖初追贈故吳興太守張岬侍中中衛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貞子初太清二年侯景圍臺
城岬遣弟伊率郡兵千人赴援景遣侯于鑒率精兵
二萬擊岬為賊所害賊平乃有是命

陳宣帝時改王知玄所居清苦里為孝家里知玄太
原人僑居于會稽剡縣居家以孝聞及丁父憂哀毀
而卒故有是命

後主至德元年詔曰李陵矢竭不免請降于禁水漲
猶且生獲固知用兵上術世罕有人故侍中司空南
平郡公明徹明徹吳爰初躡足迄留元戎百戰百勝

之寄決機決死之勇斯亦作於古焉及招定淮淝長
驅彭汴覆勅寇如舉毛掃銳師同沃雪風威借於異
俗功效著於同文乃欲息駕陰山解鞍瀚海旣而歸
出已老數亦終奇不就結纓之捐無辭入訪之屈望
封嶠之為易奠平澤之非難雖志在屈伸而奄中霜
露埋恨絕域堪可嗟傷斯事已往累逢肆赦凡厥罪
戾皆蒙洒濯獨此孤魂未霑寬惠遂使爵土湮沒饗
醜無主棄遐錄用宜在茲辰可追封邵陵縣開國侯
食邑一千戶以其恩惠覺為嗣明徹為隋師所執卒
於長安故有是命

東魏靜帝武定末高貞與弟謚俱至孝父亡治喪墓次其露白雉降集焉有司以聞詔標閭里

北齊神武爲東魏丞相時尉興敬爲帳內都督神武敗周文於邛山興敬爲流矢所中卒贈涇岐幽三軍事爵爲公謚曰閔莊神武哀惜之親臨弔賜其妻子祿如興敬存焉

文宣帝受禪初詔故太傅孫騰故太保尉景故大司馬婁昭故司徒高昂故尚書左僕射慕容紹宗故領軍萬侯干故定州刺史段榮故御史中尉劉貴故御史中尉竇太故殷州刺史劉豐故濟州刺史蔡雋等

竝左右先帝經贊皇基或不幸早歿或殞身王事可遣使者就墓致祭竝撫問妻子慰逮存亡

天保元年祭告故贈太尉魏泰之墓泰初從神武西討爲周文所襲自殺妻武平妻后妹也泰雖以親見幸而功名自建

陸彥師字雲房初仕後魏爲襄城王元旭參軍以父難去職哀毀殆不勝喪與兄邛廬於墓次負上成墳公卿重之多就墓側存問晦朔之際車馬不絕文宣聞而加歎旌表門閭號其所住爲孝終里

武成帝以清河王岳顯祖時爲高歸彥讒構憂悸而

薨後歸彥反世祖知其所譖曰清河忠烈盡力皇家而歸彥毀之間吾骨肉籍沒歸彥以良賤百口賜岳家又後思岳之功重贈太師太保

梁太祖開平元年十二月詔故荆南節度使守中書令上谷王周汭贈太師故武昌軍節度使兼中書令西平王杜洪贈太傅先是鄂渚再為淮夷所侵攻圍甚悉杜洪以兵食將盡繼來乞師帝料其隔越大江難以赴援無以荆州據上游多戰艦去江夏甚邇因命周汭舉舟師公流以救之汭於是引兵東下纔及鄂界遇朗州背盟作亂乘江陵之虛縱兵襲破之俘

掠且盡既而汭士卒知之皆顧其家咸無鬪志遂為

淮寇所敗將卒潰散汭忿恚自投于江內之本姓犯

文穆皇帝廟諱

汭本姓成

至是因追贈以其系出

周文故賜姓周氏及汭兵敗之後武昌以重圍經年糧盡力困救援不至訖為淮寇所陷載洪以送淮賜遂殺之此二鎮也皆以忠節歿於王事帝每言諸藩屏豫經綸之業必有首痛汭洪之薨至是追贈之伋深加軫悼各以其子孫宗屬錄用焉

三年八月贈故山東道節度使留後王珪太保贈故同州觀察判官盧匪躬工部尚書班故河陽將累以

軍功為郡守主留事於襄陽為小將王求所殺匪
 嘗為劉知俊判官知俊反不偕行為亂兵所害
 是年贈牢牆使梁祖諱誠故日牢牆王仁嗣司空故同州押衙
 史肇右僕射押衙王彥洪高漢詮丘奉言仇瓊竝刑
 部尚書王筠御史司憲初知俊將叛謀會諸將詢所
 宜仁嗣等持正不撓悉罹其酷至是褒贈之

明賞

夫爵以報德賞以報功益百王不易之令典也而况
 閭位之君臨御非廣鄰有疆國下覽群心儻非示彼
 寬仁厚其褒賞則何以致文武之輸誠被眾庶之為

服所以當旋凱而振旅也則行飲至策勳之禮或拓
 宇而開邑也則施疏爵疇庸之典故使忠義激於肝
 腸華寵浹於家族捨此道也其可濟乎

秦始皇初為秦王二十年燕太子丹使荆軻獻督亢
 之地圖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荆
 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群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
 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不得持尺寸之兵軻乃逐
 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
 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也左右既前殺軻秦
 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群臣及當坐者各有差

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荆軻也

蜀先主定益州賜諸葛亮法正張飛關羽金各五百觔銀千觔錢五千萬錦千匹其餘班賜各有差

西蜀圖成

都劉璋出降蜀中殷盛先主置酒大饗士卒取蜀中金銀分賜將士還其穀帛

吳大帝黃武五年攻石碣孫奭為揚武將軍領江夏太守以地主使所部將軍鮮于丹陽五千人先斷淮道自帥吳碩張梁五千人為軍前鋒降高城得三將大軍引還大帝詔使在前任駕過其軍見奭軍陣整齊帝歎曰初吾憂其遲鈍今治軍諸將少能及者吾

無憂矣拜揚武將軍封沙羨侯吳碩張梁皆伴將軍賜爵關內侯

景帝初封琅邪王廢帝廢孫琳使宗正孫楷中書郎董朝迎帝即位永安元年十月壬午詔曰夫褒德賞功古今通義其以大將軍琳為丞相荆州牧增食五縣武衛將軍恩為御史大夫衛將軍中軍督封縣侯威遠將軍授為右將軍縣侯備將軍幹雜號將軍亭侯長水校尉張布輔道勤勞以布為輔義將軍封永康侯董朝親迎封為鄉侯

十一月帝聞孫琳逆謀陰與張布圖計十二月誅琳

已巳詔以左將軍張布討姦臣加布爲中軍督封布弟惇爲都亭侯給兵三百人惇弟恂爲較尉

後主大帝孫和子也初封烏程侯景帝薨丞相濮陽興左將軍張布迎立之元興元年八月以上大將軍施續大將軍丁奉爲左右大司馬張布爲驃騎將軍加侍中諸增位班賞一皆如舊

宋高祖踐阼思佐命之功詔曰散騎嘗侍尚書僕射鎮軍將軍丹陽尹徐羨之監江州豫州之西陽新蔡諸軍事撫軍將軍江州刺史華容侯王弘散騎嘗侍

侍中中領軍謝晦前左將軍江州刺史宜陽侯檀韶使持節雍梁南北秦四州荊州之河北諸軍事後將軍雍州刺史關中侯趙倫之使持節督北徐兗青三州諸軍事征虜將軍北徐州刺史南城男劉懷慎散騎嘗侍領太子左衛率新淦侯王神德前冠軍北青州刺史安南男向彌左衛將軍潁陽男劉粹使持節南蠻較尉恨山子劉彥之西中郎司馬南郡互陽侯張邵參西中郎軍事建威將軍河東太守資中侯沈林子等或忠規遠謀扶贊洪業或肆勤樹績弘濟艱難經始圖終勲烈推茂竝互與國同休饗茲大賚羨

之可封南昌縣公弘可華容縣公道濟可改封永循
縣公亮可建城縣公晦可武昌縣公食邑各二千戶
韶可更增邑二千五百戶仲德可增邑二千二百戶
懷慎彥之各進爵爲侯粹改封建安縣侯竝增邑千
戶倫之可封霄城縣侯食邑千戶邵可封臨沮縣伯
林子可封漢壽縣伯食邑六百戶開國之制率循舊
章羨之遷尚書令揚州刺史加散騎嘗侍進位司空
錄尚書事嘗侍刺史如故

明帝初卽位下詔曰夫良圖宣國賞崇彛命殊績顯
朝榮勳王府安南將軍江州刺史王景文風慶淹粹

理授清暢體無望實誠備夷岨寶曆方啓密贊義機
妖徒干紀豫毗廟畧宜登茅社永傳厥祚朕澄氛寧
極實資多士䟽爵疇庸寔膺徽烈尚書左僕射領衛
尉蔡與宗識懷詳正思局通敏吏部尚書領太子左
衛率褚淵器情閑茂風業昭遠竝謀參軍政績亮時
輟拓宇開邑寔允勳典景文可封江安縣侯食邑八
百戶興宗可始昌縣伯淵可南城縣伯食邑五百戶
景文固讓不許乃受五百戶

南齊太祖建元元年四月卽位五月詔封佐命文武
功臣新除司徒褚淵等三十一人進爵增戶各有差

明帝建武末王敬則叛逆既敗封左興盛新吳縣男
崔恭祖遂興縣男劉山陽湘陰縣男胡松沙陽縣男
各四百戶賞乎敬則也

梁太祖開平二年十月以行營左廂步軍指揮使賀
瓌爲左龍虎統軍以左天武軍夾馬指揮使尹皓爲
輝州刺史以右天武都頭韓塘爲神捷指揮使左天
武第三都頭胡賞爲右神捷指揮使仍賜帛有差以
解晉州圍之功也

三年六月同州節度使劉知俊據郡叛知俊第內直
右保勝指揮使知浣自雒奔至潼關右龍虎軍十將

張溫以上二十二入於潼關擒獲劉知浣送至行在
勅知浣逆黨之中最爲頭角龍虎軍親兵之內實冠
承牙昨者攻取潼關率先用命尋則擒獲知浣最上
立功頗壯軍威將除國難所懸賞格便可支分許賜
官階固須除授但昨捉獲劉知浣是張溫等二十二
人一時向前共立功効其賞錢一千貫文數內一百
貫文與最先打倒劉知浣衙官李稠四十三貫文與
十將張溫二十人各與錢四十二貫八百五十文立
功勅救命便授郡府亦緣同時立功人數不少所除
刺史難議徧頗宐令逐月共支給正刺史料錢二百

貫文數內十將張溫一人每月與十貫文餘二十一
人每月每人各分九貫文仍起七月一日以後支給
人與轉官職仍勘名御分折申奏當與施行

乾化元年九月帝駐相州賞左親騎指揮使張仙右
雲騎指揮使宋鐸嘗身先陷陣各賜帛

二年三月勅以攻下棗疆縣有功將較杜暉等一十
一人並超加簡較官衙官宋彥等二十五人並超授
軍職

延賞

夫念功不忘延賞及後邦家之治所以有成人臣之
心於是知勸雖商周之盛典墳所載未嘗易此也而
况當艱危之際有戰伐之事或分據於一方或抗衡
於中國必在總攬豪傑網羅英俊顯忠遂良育才樂
善而已其有同德之臣一心之士生著功烈沒樹風
聲思有以答彼忠誠昭斯國典則有軫遺孤卹宗黨
或錫以土宇或授之冠冕或接於姻婭或修乎廢絕
益側隱之至仁不朽之盛德也以至推流根之澤頒
錫壤之恩又足以慰罔極之悲成不匱之孝焉

蜀先主時龐統爲軍師中郎將從入蜀進爲圍雒陽
統率衆攻城爲流矢所中卒先主痛惜言則流涕拜

統父議郎遷諫議大夫

洪正爲尚書令卒先主爲之流涕賜子邈爵關內侯
董允爲大將軍卒後主痛惜賜子粲爵關內侯

吳大帝時陳武爲偏將軍奮命戰歿帝哀之武子修
有武風建安末追錄功臣後封都亭侯

凌操爲破賊較射從大帝討夏口先登破其前鋒中
流矢死于統年十五左右多稱述者帝亦以操死國
事拜統別部司馬行破賊都尉使攝父兵

凌統爲偏將軍病卒二子烈封年各數歲帝內養於
宮愛待與子同及八九歲追錄統功封烈亭侯還其

故兵後烈有罪免封復襲爵領兵

蔣欽爲津右護軍大帝討關羽欽督水軍入沔道病
卒帝素服舉哀以蕪湖民二百戶田二百頃給欽妻
子子壹封宣城侯

黃蓋領武陵太守加偏將軍大帝踐祚追論其功賜
子柄爵關內侯

孫皎爲征虜將軍建安二十四年卒大帝追錄其功
封子喬爲丹陽侯

程普爲盪寇將軍卒及大帝稱尊號追論普功封子
咨爲亭侯

顧雍爲丞相初疾微時大帝令醫趙泉視拜其少子
濟爲騎都尉雍聞悲曰泉善別死生吾必不起故帝
欲及吾目見濟拜也濟襲爵無後絕景帝永安元年
詔曰故丞相雍至德忠賢輔國以禮而侯統廢絕朕
甚愍之其以雍次子裕襲爵爲灋陵侯以明著舊勳
朱據爲驃騎將軍賜死後二子熊損復爲全公生所
諧皆死永安中追錄前功以熊子宣襲爵雲陽侯尚
公主

後主卽位詔曰故僕射屈晃志扶社稷忠謙忘身封
晃子緒爲東陽亭侯弟幹恭爲立義都尉緒亦至尚

書僕射

晃大嘗時爲尚書僕射帝時廢太子和晃
固諫斥還鄉里至是追其功封其子弟焉

宋高祖時初劉鍾從帝爲行參軍征廣固以功封永
新縣男食邑五百戶後平蜀有功應封四百戶男以
先有封爵減戶賜以次子敬順高昌縣男食邑百戶
沈慶之爲侍中太尉義陽王昶反慶之從帝渡江總
領衆軍少子文耀年十餘歲善騎帝愛之又封永陽
侯食邑千戶
謝弘微繼從叔峻後襲爵建昌侯晉世名家身有國
封者起家多拜負外散騎侍郎弘微亦拜負外散騎
侍郎王大司馬參軍

沈文季字仲達吳興武康人父慶之爲司空孝建三年文季起家辟州主簿遷秘書即以慶之勲重大明五年封文季山陽縣五等伯

南齊武帝時王敬則爲右衛將軍又封敬則子元遷爲東鄉侯食邑二百七十戶

梁高祖時江淹爲金紫光祿大夫醴陵侯卒子爲襲封自丹陽丞爲長城令有罪削爵晉通四年帝追念淹功復封爲吳昌伯邑如先

楊公則爲中衛軍寧都侯卒子暕嗣有罪國除高祖以公則勲臣特詔聽庶長子眺嗣因讓歷年乃受

北齊孝昭帝時詔九州勲人有重封者聽分授子弟以廣骨肉之恩

武成時張雕爲國子祭酒待詔文林館子德冲謙謹善於人倫聰敏好學頗涉文史以帝師之子早見旌擢歷員外散騎侍郎太師府掾入中書舍人隨例待

詔
梁太祖開平元年九月魏博羅紹威二男廷望廷矩年在幼稚皆有材器帝以其藩屏勲臣之胄宜受非次之用皆擢爲郎恩命旣行之後二子亦就班列紹威乃上章以齒幼未任公事乞免主印宿道從之

四年四月壬戌詔曰追養以祿王者推歸厚之恩欲
靜而風人子抱終身之感其以刑部尚書致仕張策
及三品四品嘗參官二十二入先正各追贈一等
五年五月甲申朔制曰諸道節度使錢鏐張宗奭馬
殷王審知劉隱各賜一子六品正員官高季昌賜一
子八品正員官賀德倫賜一子九品正員官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閏位部 二百一十一

求舊 繼絕

求舊

周書曰人惟求舊傳曰禮不忘其本蓋云仁厚之至
也自孫劉並起南北建號以暨于梁室咸君臨其國
施命興化至乃追念疇曩深懷雅固篤其恩意推之

禮遇或屈法以申宥或歎逝而思賢以至巡省維桑
周爰顧慕優其賜子加之蠲復頒爵州閭之著艾延
寵藩國之僚佐人用胥悅俗以歸厚夫如是則澤雖
渥而非偏賞雖豐而不僭矣

蜀先主初領荆牧以廖立爲長沙太守會吳將呂蒙
奄襲南三郡立晚身走自歸先主先主素識待之不
深責也以爲巴郡太守

後主爲太子時來敏爲家令後主卽位爲光祿大夫
坐過黜免後主以敏東宮舊臣特加優等散廢而復
起以爲執慎將軍

吳孫策與周瑜同年友善瑜自壽春還吳策親自迎
瑜授瑜建威中郎將策又給瑜鼓吹爲治館舍贈賜
莫與爲比策令曰周公瑾英雋異才與孤有總角之
好骨肉之分如前在丹陽發兵衆及船糧以濟大事
論德酬功此未足以報者也

大帝嘗與朱然同書學結恩愛至統事以然爲餘姚
長累遷左司馬右軍師總爲大督及寢疾帝晝爲減
膳夜爲不寐中使醫樂口食之物相望於道自創業
功臣疾病帝意之所鍾及卒素服舉哀爲之感慟
騰裔父胄善屬文大帝待以賓禮軍國書疏嘗令損

益潤色之亦不幸短命帝爲王追錄舊恩封喬都亭侯

景帝初爲琅邪王居會稽時太守濮陽興深與相結及卽位徵興爲太嘗衛將軍平軍國事封外黃侯宋高祖時謝景仁初爲桓玄黃門侍郎時高祖爲桓循撫軍中兵參軍嘗詣景仁諮事景仁與語悅之因留高祖共食食未辨而景仁爲玄所召玄性促急俄頃之間騎詔續至高祖屢求去景仁不許曰主上見待要應有方我欲與客共食豈當不得待竟安坐飽食然後應召高祖甚感之嘗謂景仁是太傅安孫及

平京邑入鎮石頭景仁與百僚同見高祖高祖目之曰此名公孫也謂景仁曰承制府湏記室參軍令當相屈以爲大將軍武陵王遵記室參軍仍爲從事郎中雅相推重申以婚姻廬陵王義真妃景仁女也永初元年詔曰彭沛下邳三郡首事所基情義繾綣事由情獎古今所同彭城桑梓本鄉加隆攸在優復之制宜同豐沛可復租布三十年

文帝初爲冠軍將軍以丘淵之爲長史及卽位以舊恩歷顯官侍中都官尚書吳郡太守

元嘉四年三月丙子詔曰丹徒桑梓綢繆大業攸始

踐境永懷觸感罔極昔漢章南巡加恩元氏况情義
二三有蕪曩日思播遺澤酬慰士民其蠲此縣今年
租布

二十六年三月幸丹徒申南北沛下邳三郡復又詔
曰京口肇祥自古著符近代衿帶江山表裏華甸經
塗四達利盡淮海城邑高明土風淳壹苞總形勝實
唯名都故能光宅靈心克昌帝業頃年岳牧遷廻軍
民從散廛里廬宇不建往日皇基舊鄉地蕪藩重宜
令殷阜式崇形望可募諸州樂移者數千家給以田
宅并蠲復五月丙寅又詔曰吾生於此城及盧循肆

亂害流茲境先帝以桑梓根本寔同休戚以復蒙雅
猥同艱難情義縈繆夷險蕪備舊物遺蹤猶存心目
歲月不居逝踰三紀時人故老與運零落眷惟旣往
倍深感嘆可搜訪于時士庶文武今尚存者具以名
聞人身已亡而子孫見在優量賜賚之

孝武帝初爲都督江州刺史時江蠻爲寇文帝遣太
子裴叔業尉沈慶之伐之慶之以王國令史吳喜自
隨使命去來喜爲帝所知賞帝於巴口建義喜遇病
不堪隨慶之下事平帝以喜爲主書稍見親遇擢爲

諸王學官

冊府元龜

閏位部

卷之二十一

王景文爲宣城太守元凶邵以爲黃侍郎未及就孝
武帝入討景文遣聞使歸疑以父在都邑不獲致身
及事平頗見嫌責猶以舊恩除南平王鑠司空長史
不拜出爲東陽太守

大明二年詔曰先帝靈命初興龍飛西楚歲紀浸遠
感徃纏心奉迎文武情深嘗隸思弘殊澤以申永懷
吏身可賜爵一級軍戶免爲平民

七年三月巡南豫南兗二州詔曰朕弱年操製出牧
阿維承政宣風歲歷年紀國步中阻治戎江甸艱夷
情義寔繫于懷今或講練蒐訓涉茲境閭故邑耆舊

在目罕存年世未遠殲亡大半撫迹惟事傾慨兼著
太宗謙故晉陽洽恩世祖流仁濟畿暢澤永言徃猷
恩廣前賚可蠲歷陽郡租輸三年遣使巡慰問民疾
苦鰥寡孤老六疾不能自存者厚賜粟帛年高加以
羊酒凡一介之善隨才銓貫前國臣及府州佐吏量
所沾錫人身已徃施及子孫

十二月幸歷陽追思在藩之舊下詔曰故光祿勳前
征虜長史鄧之喬體局沈隱累任著績朕昔當藩重
首先佐務心力歛盡弗忘于懷徃歲息瓊凶悖自取
誅剪公恩及琬特免讞戮今可擢爲給事黃門侍郎

以旌喬宿誠明帝初爲湘東王時虞愿爲國嘗侍轉
尋陽王府墨曹參軍及帝立以愿儒史學涉兼藩國
舊恩意遇甚厚除太常丞

江謐字令和爲于湖令明帝爲南豫州謐輕身奉之
爲帝所親待卽位以爲驃騎參軍轉尚書度支郎俄
遷右丞兼比部郎

南齊太祖初爲宋相國沈昭略爲西曹掾甚賞之及
卽位謂王儉曰南土中有沈略何職處之儉擬以前
軍將軍帝不欲遣乃可其奏尋爲中書郎累遷侍中
崇慧景宋末爲長水較尉自結太祖昇明三年豫章

王爲荊州豫章王遣慧景奉表稱慶還京師太祖召
見加意勞接轉平西府慧景留爲鎮西司馬兼諮議
太祖受禪封安樂縣子三百戶司馬南郡內史
垣闕宋昇明初爲散騎嘗侍領長水較尉與豫章王
對直殿省遷右衛將軍太祖卽位以有心誠封爵如
舊加給事中領驍騎將軍

武帝少年與蕭景先共車行泥路車久故壞至領軍
府西門車轅拆狼狽景先謂帝曰兩人脫作領軍亦
不得忘今日艱辛及武帝踐祚詔以景先爲兼領軍
將軍拜日羽儀甚盛傾朝觀矚拜還未至府門中詔

相聞領軍今日故當無折轅事邪景先奉謝景先事
上盡心故恩寵特密初西還帝坐景陽樓召景先語
故舊唯豫章王一人在席而已

王宴初爲西安王簿武帝時爲長史與宴相遇後轉
鎮西板宴記室鎮湓城晏專心奉事軍旅書翰皆委
焉及武帝卽位累遷嘗侍丹陽尹宴位任親重朝夕
進見言論朝事自豫章王疑尚書令王儉皆降意以
接之而晏每以疎漏被帝阿責連稱疾久之帝以晏
須祿養轉爲江州刺史晏固辭不願外出見許留爲
吏部尚書領太子右率終以舊恩見寵張欣泰爲尚

書都官郎武帝與欣泰早經款遇及卽位以爲直閣
將軍領禁旅

沈冲字景縉爲武帝征虜長史尋陽太守甚見委遇
世祖還都使冲行府州縣太子中庶子帝在東宮待
以恩舊及卽位轉御史中丞虞棕初爲宋黃門郎武
帝始從官家貧薄棕惟國士之眷數相分與每行必
呼帝同載帝甚德之昇明中世祖爲中軍引棕爲諮
議參軍遣吏部江謚持手書謂棕曰今因江吏部有
白以君情顧意欲相屈建元初轉太子庶子帝卽位
以棕布衣之舊從容謂棕曰我當令卿復祖業轉侍

中朝廷咸驚其美

臣欽若等曰按晉書虞肅父孝武帝時為侍中即宗祖也

劉俊初為宋桂陽王征北中兵參軍與武帝同直殿內為明帝親待繇是與世祖款好遷通直散騎侍郎及武帝鎮湓城後俊出為廣州刺史武帝自尋陽還遇俊於舟渚間歡宴敘舊停十餘日乃下遣文惠太子及竟陵王子良攝衣履修父友之敬帝既即位累遷長兼侍中車駕數幸俊宅宅盛治山池造甕牖世祖著鹿皮冠被俊菟皮衾於牖中宴樂以冠賜俊至夜乃去後從駕登蔣科山帝數嘆曰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頴謂俊曰此况卿也世言富貴

好改其素情吾雖有四海今日與卿畫布衣之適庶起拜謝

周山圖初為輔國將軍及武帝踐祚遷竟陵王鎮北司馬帶南昌太守將軍如故以湓城之舊出入殿省甚見親信

王湛永明初遷豫章王太尉司馬武帝與湛相遇於宋明之世故委任為輔國將軍

到撫為黃門郎解職武帝即位遷太子中庶子不拜又除長沙王中軍長史司徒左長史先是宋世帝數遊會撫家同從明帝射雉郊野渴倦撫得旱青瓜與

帝對剖食之帝懷其舊德意賜良厚至是一歲三遷海陵王初爲新安王及卽帝位詔曰新安國五品以上悉與滿敘自此以下皆聽解遣其欲仕者適所樂

明帝初爲宣城王卽位詔宣城國五品以上悉與滿敘自此以下皆聽解遣其欲仕者適所樂梁高祖初開霸府以齊司徒右長史任昉爲驃騎記室參軍始高祖與昉遇竟陵王西邸從容謂昉曰我登三府當以卿爲記室昉亦戲高祖曰我若登三事當以卿爲騎兵謂高祖善騎也至是故引昉符昔言焉昉奉箋曰伏承以今月令辰肅膺典策德顯功高

光副四海舍生之倫庶身有地况昉受教君子將二十三年咳唾爲恩眄睐成飾小人懷惠願知死所昔承清宴屬有緒言提挈之旨形乎善譎豈非多幸斯言不渝雖情謬先覺而迹淪驕餌湯沐具而非弔大屢構而相驩明公道貫三儀勳遂古將使伊周奉轡桓文扶輶神功無紀化物何稱府朝初建俊賢驥首惟此魚目唐突與璠頊已循涯寔知塵黍千載一逢再造難答雖則殞越且知所報

天監元年復南蘭陵武進縣依前代之科

大同十年三月帝幸蘭陵謁建陵至脩陵詔曰故鄉

老少接踵遠至情兒孜孜若歸于父宜有以慰其此
心並可錫位一階并加頒賚所經縣邑無出今年租
賦監所債民蠲復二年普賚內從軍官主左右錢各
有差因作還舊鄉詩癸卯詔園陵職司恭軍勤勞并
賜位一階并加沾賚是月幸廻賓亭宴帝鄉故老及
所經郡縣奉迎候者少長數千人各賚錢二千
蕭琛爲侍中高祖在西邸早與琛狎每朝讌接以舊
恩呼爲宗老琛亦奉陳昔恩以早適中陽風黍同閉
門迷典運猶荷洪慈帝答曰雖云早契濶乃自非心
志忽談典運且異狂奴

陶弘景齊末義師平建康問議禪代弘景援引圖讖
數處皆成梁字令弟子進之高祖旣早與之遊及卽
位後恩禮逾篤書問不絕冠蓋相望
何點與高祖有舊及踐祚手詔曰昔因多暇得訪逸
軌坐修竹臨清池忘今語古何其樂也甃別丘園十
有四載人事艱阻亦何可言自應運在天每思相見
密求物色勞甚山阿巖光排九重踐九等談天入敘
故舊有所不臣何傷於高文先以皮弁謁子桓伯况
以穀綃見文叔
文先陽彪字子桓魏文帝字
伯况周黨字文叔光武字 求之往
策不無前例今賜卿鹿皮巾等後數日望能入也點

以巾褐引入華林園高祖甚悅賦詩置酒恩禮如舊
 仍下詔曰前徵仕何點高尚其道志安容滕脫落形
 骸棲志宵冥朕曰吳思治尚想前哲况親得同時而
 不與為政喉唇任切必俟邦良誠望責然屈以獻替
 可否徵為侍中辭疾不起乃復詔曰徵士何點居身
 物表縱心塵外夷坦之風率繇自遠徃因素志頗申
 謙言眷彼子陵情兼惟舊昔仲虞邁俗受俸漢朝安
 道逸志不辭晉祿此蓋前代盛軌徃賢所同可詳加
 資給並出在所日費所須大官別給既人高耀卿故
 事同垣下

表渙字曜卿魏
 太祖賜垣下穀

天監三年卒時年六十八

詔曰新除侍中何點棲遲衡泌白首不渝奄至殞喪
 倍懷傷惻可給第一品材一具賻錢二萬布五十疋
 喪事所須內監經理又勅點弟裔曰賢兄徵君弱冠
 拂衣華首一操心遊物表不滯近跡脫落形骸寄之
 幽遠理情勝致遇興彌高文會酒德撫際逾遠朕膺
 籙受圖思長聲教朝多君子既貴成雅俗野有外臣
 宜弘此難進方賴清徽式隆大業昔在布衣情期早
 著資以仲虞之秩待以子陵之禮聽覽暇日角巾引
 見宵然汾射茲焉有記一旦萬古良懷傷悼鄉友于
 淳至親從彫亡偕老之願致使反奪纏絲永恨伊何

可任永矣柰何

曹景宗爲領軍將軍高祖數譏見功臣共道故舊景宗醉後謬忘或誤稱下官高祖故縱之以爲笑宗范雲爲吏部尚書嘗侍讌高祖爲臨川王宏鄱陽王暎曰我與尚書少親善申四海之敬今爲天下主此禮旣革汝宜代我呼范爲兄二王下席拜與雲同車還尚書下省時人榮之

王珍國嘗以明鏡獻誠於高祖高祖斷金以報之後因侍宴帝問曰卿明鏡尚存昔金何在珍國答曰黃金在臣肘不敢失墜復爲右衛將軍加給事中遷左衛將軍加散騎嘗侍天監初封潯陽縣侯邑千戶

元帝初鎮荊州顏協爲記室及卒甚歎惜之爲懷舊詩以傷之其一章曰弘都多雅度信乃舍忠實鴻漸殊未昇上材淹下秩

宗慄初爲元帝記室後爲別駕江陵令及帝卽位擢爲尚書侍郎又手詔曰昔扶柳開國尚曰故人西鄉作土本繇賓客况事涉勲庸而無爵賞尚書侍郎宗慄極有帷幄之謀誠深股肱之任從我於邁多歷歲事可封信安縣侯食邑一千戶

王褒爲安成郡太守侯景度江建業擾亂文帝承制

轉智武將軍南平內史及嗣位於江陵欲待褒以不
次之位褒時猶在郡勅王僧辨以禮發遣褒乃將家
西上元帝欲褒有舊相得甚歡拜侍中累遷吏部尚
書左僕射

陳高祖卽位以左光祿大夫王冲前代舊臣特申長
幼之敬

沈恪吳興武康人也在梁爲新喻侯高祖與恪同郡
情好甚暱蕭暎卒後高祖南討李贲仍遣妻孥附恪
還尋補東宮直

文帝梁末避地臨安于駱牙母觀帝儀表知非嘗人
待之甚厚及卽位牙爲越州刺史初牙母之卒也于
時饑饉兵荒至是始葬詔贈牙母嘗安國太夫人謚
曰恭遷牙爲貞威將軍晉陵太守

華皎梁代爲尚書比部令史侯景之亂事景黨王偉
高祖南下文帝爲景所囚皎遇帝甚厚景平文帝爲
吳興太守以皎爲都尉錄軍府穀帛多以委之皎聰
惠勤於簿領及文帝卽位除開遠將軍右衛將軍天
嘉元年封懷仁縣伯邑四百戶

北齊高祖少與司馬子如相結託分義甚深及入雒
除右僕射與侍中高岳侍中孫騰右僕射高隆之等

共知朝政甚見信重高祖鎮晉陽子如時往謁見待之甚厚並坐同食從旦達暮及其當還高祖及武明后俱有賚遺率以為嘗

劉貴為御史中尉雖非佐命元功然與高祖布衣之舊特見親重

段長仕東魏為懷朔鎮將嘗見高祖甚異之謂高祖云君子康世之才終不徒然也請以子孫為託與和中啓贈司空公子寧相府從事郎中

崔陵仕東魏為左光祿大夫仍鎮黃門尋以貪污為御史所劾因還鄉里遇赦始出高祖以陵本豫義旗

復其黃門

文宣帝天寶初陳留太守徐遠為御史所劾遇赦免沈廢二年帝以遠勤舊特用為領軍府長史武成帝居藩曾病文宣令齊州刺史崔季舒療之備盡心力太寧初追還引見慰勉累拜度支尚書開府儀同三司張雕為平原太守坐贓賄失官武城即位以舊恩除通直散騎侍郎魏收為中書監兼右僕射開府坐罪除名河清三年起除清都尹尋遣黃門郎元文遙勅收曰卿舊人事我家最久前者之罪情在可恕比令卿為尹非為美

授但初起卿斟酌如此朕豈可用卿之才而忘卿身待至十月當還卿開府

梁太祖唐天復元年正月兼河中節度至府出東郊以素服拜于故節度使王重榮之壙以申風分又辟其少子瓚爲節度判官又請故宰相張濬爲重榮神道碑曰帝頃自左馮來歸蒲坂而重榮識在田之奇狀有附翼之深期劉宣威坐席之言形于昔日喬太尉英雄之許感極茲辰帝追思之深故恩禮若是開平二年四月以戶部尚書致仕裴迥復爲右僕射迥敏事慎爲遠史治明籌筭帝初建節旄於夷門迥一

謁見如故知乃辟爲從事自是之後歷三十年委四鎮租賦兵籍帑廩官吏獄訟賞罰經費運漕事無巨細皆得專之帝每出師卽知軍州事逮于二紀不出梁之闡閔甚有禪贊之道禪代之歲命爲太帝卿屬年已耆耄視聽昏塞不任朝謁遂請老許之暮月復起師長庶官焉

三年以蒲州肇迹之地且因經略鄜延於是巡幸數月暇日遊豫至焦梨店頗述前事念王重榮舊功下詔褒獎而封崇之

劉崇太祖微時嘗傭方崇家及卽位召崇用之歷殿

中監商州刺史崇之母撫梁祖有恩梁氏號為國婆
徐宋之民謂崇家為豢龍劉家子鼎起家為大理評
事

繼絕

夫繼絕之禮王者所以歸民置後之文聖人所以勸
善况餘分建歷大德未融固宜昭興滅之仁豐延世
之賞俾神明之後不廢於蒸嘗公侯之家克紹於主
組用能率勵勲德懷服蒸黎者焉

宋高祖永初元年四月卽位詔曰夫微禹之感歎深
後昆感德必祀道隆百世晉氏封爵當隨運改至於

德參微管勲濟蒼生愛人懷樹猶或勿剪雖在異代
義無泯絕降殺之宜一依前典可降始興公封始興
縣公廬陵公封柴桑縣公千戶始安公封荔蒲縣侯
長沙公封醴陵縣侯康樂公可卽封縣公各五百戶
以奉晉故丞相王導太傅謝安大將軍温嶠大司馬
陶侃車騎將軍謝玄之祀

是月封晉臨川王司馬寶為西豐縣侯食邑千戶
南齊太祖建元元年四月卽位詔曰繼世象賢列代
盛典疇庸嗣美前載令圖宋氏通侯乃宜隨運省替
但欽德懷義尚表墳閭况功濟區夏道光民俗者哉

降差之典宜遵往制南康縣公華容縣公可為侯萍鄉縣侯可為伯減戶有差以繼劉穆之王弘何無忌後

梁高祖天監元年四月巴陵王殂南齊和帝以謝沐縣公

蕭寶義為巴陵王以奉齊祀

是年詔曰褒隆往代義炳彝則朕當此樂推恩弘前典齊豫章王元琳故巴陵王昭胄子周齊氏宗國高武嫡嗣宜祚井邑以傳世祀降封新塗縣侯五百戶敬帝太平元年十二月以前昌平令劉督為汝陰王前鎮西法曹行參軍蕭綰為巴陵王奉宋齊二代後

陳高祖永定三年四月江陰王殂梁敬帝以梁武林侯

蕭諮子季卿嗣為江陰王

宣帝太建三年六月江陰王蕭季卿以罪免封東中郎長沙王府諮議參軍蕭彞為江陰王

是年追封侯安都為陳集縣侯邑五百戶子亶為嗣

安都於文帝天加四年坐事賜死至是追封

北齊孝昭皇帝皇建元年八月即位詔自高祖創業已來諸在佐命功臣子孫絕滅國統不傳者有司搜訪近親以名聞當量為立後又詔曰昔武王克商先封西代漢魏二晉無廢典及元氏統歷不率舊章朕

纂承大業思弘古典但二王三恪舊說不同可議定是非列名條奏其禮儀體式亦仰議之

梁太祖開平二年三月以鴻臚卿李從唐室宗屬封萊國公為二王後有司奏萊國公李從合留三廟於西都選地建立廟宇以備四仲祀祭命度支供給以遵彝典

十二月立二王三恪南郊禮儀使狀狀以詩稱有客載虞賓實因禪代之初必行興繼之命俾之助祭式表淮恩兼垂恪敬之文別示優崇之典徵於歷代襲用舊章謹案唐朝以後魏元氏子孫韓國公為三恪

以周宇文氏子孫為介國公隋朝楊氏子孫為鄰國公為二王後今伏以國家受禪封唐朝子孫李從為萊國公今參詳合以介國公為三恪鄰國公萊國公為二王後

招諫 納諫

招諫

之令王曷嘗不

官而箴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閩位部

卷之二百十一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詞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閏位部

三十一

招諫 納諫 聽諫 推誠

招諫

古之令王曷嘗不謀及黃髮詢于芻蕘晝日以詢問
命官而箴闕然後臻夫治也自大運中否羣雄擅命
瓜剖鼎峙分霸區城吳蜀而下逮乎朱梁或克已悔

過疇咨善訓或災謫著見樂聞過咎或遵述古道以廣言路或延訪幽遠以詢闕政莫不發明詔布德音勤勤懇懇而敷求讜議者已若乃納諫有如流之速從善有轉規之易斯固彌縫其闕馴致於道其如聞義不從垂之空言者亦可惡歟

吳大帝權初信任較事呂壹壹後姦罪發露伏誅帝引咎責躬乃使中書郎袁禮告謝諸大將因問時事所當損益禮還復有詔責數諸葛瑾步騭朱然呂岱等曰袁禮還云與子瑜諸葛瑾字子山步騭字義封朱然字定公呂岱字相見並已時事當有所先後各自以不掌民

事不肯便有所陳悉推之伯言孫遜字承明潘濬字伯言承明見禮泣涕懇惻辭旨辛苦至乃懷執危怖有不
自安之心聞此悵然深自刻恠何者夫惟聖人能無過行明者能自見耳人之舉措何能悉中獨當已有以傷拒衆意忽不自覺故諸君有嫌難耳不爾何緣乃至於此乎自孤興軍五十年所役賦凡百皆出於民天下未定藥類猶存士民勤苦誠所貫知然勞百姓事不得已與諸君從事自少至長髮有二色以謂表裏足以明露公私分計足用相保盡言直諫所望諸君拾遺補闕孤亦望之昔衛武公年過志壯勤求

輔弼每獨歎責且布衣韋帶相與交結分戍好合尚
污垢不異今日諸君與孤從事雖君臣義存猶謂骨
肉不復是過榮福喜戚相與共之忠不匿情智無遺
計事統是非諸君豈得從容而已哉同船濟水將誰
與易齊桓公諸侯之霸者耳有善管子未嘗不歎有
過未嘗不諫諫而不得終諫不止今孤自省無桓公
之德而諸君諫諍未出於口仍執嫌難以此言之孤
於齊桓良優未知諸君於管子何如耳久不相見因
事當笑共定大業整齊天下當復有誰凡百事要所
當損益樂聞異計救所不逮

赤烏十一年二月地仍震詔羣僚各厲精思朕過失
無有所諱

宋文帝元嘉五年詔曰朕承洪業臨饗四海風化未
弘治道多昧求之人事鑿寢惟憂加頃陰陽違序旱
疫成患仰惟災戒責深在子思所以側身克念讞獄
詳刑上答天譴下恤民庶羣后百司其各讞讜言指
陳得失勿有所諱

孝武帝卽位詔曰世道未夷惟憂在國夫使羣善畢
舉固非一才所議况以寡德屬衰薄之期夙宵寘想
永懷待旦王公卿士凡有嘉謀善政可以移風訓俗

咸達乃誠無或依隱

明帝泰始二年詔曰夫秉機詢政立教之攸本舉賢聘逸弘化之所基故負鼎進策殷代以康釋釣作輔周祚斯乂朕甫承大業訓道未敷雖側忠規竚夢巖築而良圖莫薦奇士弗聞永鑒通古無忘宵寢今藩隅克宴敷化維始屢庠存治寔望箴闕王公卿士羣僚庶官其有嘉謀直獻掾俗濟時咸切事陳奏無或依隱

南齊太祖建元三年詔曰王公卿士薦讜言

武帝永明元年詔內外羣僚各舉朕違肆心規諫

鬱林王隆昌元年正月詔百僚極諫得失

明帝建武二年詔王公卿士內外羣僚各舉朕違肆心極諫

東昏侯永元三年正月詔百官陳讜言

梁武帝天監元年卽位詔曰裔俗甫多遺風尚熾下不上達繇來遠矣外中馭索增其慄然可於公車府謗木肺石旁各置一函若肉食莫言山阿欲有橫議投謗木函若從我江漢功在可策犀兕徒弊龍蛇方懸其次身高才妙擯壓莫通懷傳呂之術抱屈賈之嘆理有皦然受困包匭夫大政侵小豪門陵賤四民

已窮九重莫達若欲自申並可投肺石函六年正月
詔曰徑寸之寶或隱沙泥以人廢言君子斯戒朕聽
朝宴罷思闡政術雖百辟卿士有懷必聞而蓄響幽
遐未臻魏闕或屈以貧陋或間以山川頓足延首無
因奏達豈所謂浮沉靡漏遠近兼得者乎四方士民
若有欲陳言刑政益國利民淪礙幽遠不能自通者
可各詮條以懷於刺史二千石有可申採大小以聞
十年七月詔曰昔公卿面陳載在前史令僕陛奏列
代明文所以釐彼庶績成茲羣務晉氏陵替虛誕爲
風自此相因其失彌遠遂使武帳空勞無汲公之奏

丹墀徒闕闕鄭生之履三槐八座殆有務之官宜自
所論可入陳啓庶藉周爰少裨寡薄
普通三年五月赦詔公卿百僚各上封事
大同二年三月詔曰政在養民德存被物上令如風
民應如草朕以寡德運屬時來撥亂反正條焉三紀
不能使重門不閉守在海外疆場多阻車書未一民
疲轉輸士勞邊防撤田爲糧未得頓止治道不明政
用多僻百辟無沃心之言四聰闕飛耳之聽州輟刺
舉郡忘共治致使失理負謗無由聞達侮文弄法因
事生奸肺石空陳懸鐘徒設書不云乎股肱惟人良

臣惟聖寔賴賢佐救其不及凡厥在朝各獻讜言政
治不便於民者可悉陳之若在四遠刺史二千石長
史並以奏聞細民有言事者咸爲申達朕將親鑒以
舒其過文武在位舉爾所知公侯將相隨才擢用拾
遺補闕勿有所隱

陳後主太建十四年二月詔曰昔睿后宰民哲王御
寓雖德稱汪濊明能普燭猶復虛已乞言降情該通
高咨徽牧下聽輿臺故能政若神明事無晦吝朕纂
承丕緒思隆大業嘗懼九重已邃四聰未廣欲聽昌
言不疲痺足若逢廷折無憚批鱗而口柔之辭儻聞

於在位腹誹之意或隱於具僚非所以弘理至公緝
熙帝載者也內外卿士文武眾司若智周政術心練
治體救民俗之疾苦辨禁網之疎密者各進忠讜無
所隱諱朕將虛已聽受擇言而行庶深鑒物情貞我
王度

至德四年正月詔曰堯施諫鼓禹拜昌言求之異等
久著前冊舉以淹滯復聞昔典斯乃治道之深規帝
王之切務朕以寡昧丕承鴻緒未明虛已日旰興懷
萬機多紊四聰弗達思聞謇諤採其默語王公以下
各薦所知傍詢管庫爰及輿皂一介有能片言可用

朕親加聽覽俾茲啓沃

北齊文宣帝卽位詔曰有能直言正諫不避罪辜
審若朱雲諤諤若周舍開朕意沃朕心弼予一人利
兼百姓者必當寵以榮祿待以不次
孝昭帝卽位詔審正之士並聽進見陳事
梁太祖乾化元年正月朔日有食之庚寅制曰兩漢
已來日蝕地震百官各上封事指陳得失蓋欲周知
時病盡達物情用緝國章以奉天誠朕每思逆耳聞
忌觸鱗將洽政經庶開言路况茲謫見當有咎懲其
在則辟群臣危言正諫極萬邦之利害致六合之殷

昌毗予一人永建皇極

二年詔曰訪未求規集囊貢事將裨理道豈限劄言
庶内外文武百官及草澤並許上封事極言得失

納諫

書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則知君以虛受爲
德臣以盡節爲忠有國之謀猷立身之模範何莫繇
斯者也觀夫閔位之君容納直言信用正諫或有寵
而必棄或臨事而不行或營構而休工或畋遊而罷
意得順流轉規之旨獲享國永年之運垂於世也不
亦美乎

秦始皇為秦王九年齊人茅焦說秦王曰秦方以天下為事而大王有遷母太后之心恐諸侯聞之繇此

背秦也秦王乃迎太后於雍而入咸陽

說苑曰秦始皇立茅焦為

傅又爵之上卿太后大喜曰天下元直使朕復咸安秦社稷使妾母子相見者茅焦之力也

後居

其泉宮

咸陽宮西宮也

吳大帝以建安二十年征合肥率輕騎將吐突敵長史張紘諫曰此乃偏將之任願抑賁育之勇懷霸王之計帝納紘言而止明年將復出軍紘又諫於是遂止不行

薛綜為尚書僕射嘉禾中公孫淵降吳而復叛帝盛

怒欲自親征綜上疏諫時羣臣多諫帝遂不行

又選曹尚

書陸瑁上疏諫帝覽瑁書嘉其詞理端切遂不行

又大將軍陸遜上疏諫帝

納用焉

張休為右弼都尉帝常遊獵追暮乃歸休上疏諫戒帝大善之潘濬為少府帝數射雉濬諫帝曰相與別後時時翹出耳不復如往日之時也濬曰天下未定萬機務多射雉非急弦絕括破皆能為害乞特為臣故惜置之濬出見雉翳故在乃手自撤壞之帝由是自絕不復射雉

劉基為大農帝歡宴之末自起行酒虞翻伏地陽醉

帝去翻起坐帝於是大怒手劍欲擊之時坐者莫不
 遑遽唯基起抱帝諫曰大王以三爵後殺善士雖翻
 有罪天下孰知之帝曰曹孟德尚殺孔文舉孤於虞
 翻何有哉基曰孟德輕害士人天下非之今太王躬
 行德義欲與堯舜比隆何自喻於彼乎翻由是得免
 帝因勅左右自今酒後言殺者皆不得殺
 宋高祖初平關中得姚興從女有盛寵以之廢事謝
 海諫卽時遣出

文帝時雍州刺史張邵以黷貨下廷尉將致大辟左
 衛將軍謝述上表陳邵先朝舊勳宜蒙優貸帝手詔
 酬納焉述語子綜曰主矜邵夙誠特加曲恕吾所謬
 會故特見酬納耳若此迹宣布則爲侵奪主恩不可
 之大者也使綜對前焚之太祖後謂邵曰卿之獲免
 謝述有力焉

何尚之爲尚書右僕射時文帝行幸還多侵夕尚之
 表諫優詔納之

南齊太祖建元初王僧虔爲丹陽尹郡縣獄相承有
 上湯去聲殺囚僧虔上疏言之帝納其言

武帝幸方山口朕經始北山之南復爲離宮之所故
 應有邁靈丘山湖新林苑也太子詹事徐孝嗣答曰

繞黃山款牛首乃盛漢之事今江南土曠民亦勞止願陛下少更留神帝竟無所修立竟陵王子良永明末武帝將射雉子良上書諫雖不盡納而深見寵愛梁高祖初爲梁公納齊東昏侯余妃頗妨政事侍中范雲嘗以爲言未之納也後與范雲同入卧内雲又諫曰昔漢高祖居山東貪財好色及入關定秦財帛無所取婦女無所幸范增以爲其志大故也今明公始定天下海内想望風聲柰何襲昏亂之蹤以女德爲累王茂因起拜曰范雲言是公必以天下爲念無宜留情高祖默然雲便疏令以余氏賚茂高祖賢其

意而許之明日賜雲茂錢各百萬及在位敦睦九族優借朝士有犯罪者皆諷群下層法申之百姓有罪皆案之以法緣坐則老幼不免一人亡逃則舉家貧作人旣窮急姦冗益深後帝親祠南郊秣陵老人遮帝曰陛下爲法急於黎庶緩於權貴非長久之術誠能反是天下幸甚於是思有以寬之其樂聞鼓吹也江子四爲尚書右丞大同二年上封事極言治政得失高祖詔曰古人有言屋漏在上知之在下朕所種過不能自覺江子四等封事如尚書可時加簡較於有嘉患者便卽勒停宜速詳啓勿致淹緩

北齊孝昭帝每訪問左右冀獲直言曾問舍人裴澤在外議論得失澤率爾對曰陛下聰明至公自可遠侔古昔而有識之士咸言傷細帝王之度頗爲未弘帝笑曰如卿所言朕初慮萬不周悉故致爾耳此事度可久行恐後又疎漏澤因被寵遇其樂聞過如此趙郡王濬小名須拔與庫狄顯安侍坐於孝昭帝帝曰須拔我同堂弟顯安我親姑子今序家人禮除君臣之敬可言我之不逮顯安曰陛下多妄言曰若何對曰陛下昔見文宣以馬鞭撻人嘗以爲非而今行之非妄言邪帝渥其手謝之又使直言對曰陛下太

細天子更似吏帝曰朕其知之然無法來又將整之以至無爲耳又問王晞晞答如顯安皆從容受納王晞爲太子太傅孝昭帝斬人於前問晞曰此人合死不晞曰罪實合死但恨其不得死地臣聞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殿廷非殺戮之所帝改容曰自今當爲王公改之

武成帝先患氣因飲輒大發動右僕射和士開每諫不從屬帝氣疾發又欲飲士開淚下歔歔不能言帝曰卿此是不言之諫因不復飲

聽納

傳曰從善如登書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斯亦君人者聽納之難也自咸秦以迄江表逮於北齊莫不據萬乘之勢居兆民之上兵力雄盛威權獨運亦能垂采嘉話延納讜議講求策略優容亮直已然之失改而不吝惟機之務謀無過舉用能克濟於勲業惟和於政典通下情而無壅熙百志而咸乂雖芻蕘之微咸獻其說在牧圉之賤並竭其誠而况於在廷師師之臣在位濟濟之士孰不盡忠而効智哉

秦李斯初入秦拜爲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涇漑渠已而覺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

事秦者大抵爲其主游說間於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亦在逐中乃上書秦王乃除逐客之令

吳大帝初爲吳侯建安五年立十三年九月曹公入荊州劉琮舉衆降曹公得其水軍船步兵數十萬將士聞之皆恐帝延見羣下問以計策議者咸曰曹公豺虎也然託名漢相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爲辭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奄有其地劉表治水軍蒙衝鬪艦乃以千數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陸齊下此爲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勢力衆寡又不可論愚

謂大計不如迎之周瑜曰不然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尚當橫行天下爲漢家除殘去穢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爲將軍籌之今使北上已安操無內憂能曠日持久來爭疆場又能與我交勝負於船楫可乎今北上旣未平安加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爲操後患且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又今盛寒馬無橐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禽操宜在今

日瑜請得精兵三萬人進屯夏口保爲將軍破之帝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受孤也帝拔刀砍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及會罷之夜瑜請見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懼不復料其虛實便聞此議甚無謂也今以實較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軍已久疲所得表衆亦極七八萬耳尚懷孤疑夫以疲病之卒御孤疑之衆數雖甚多未足畏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

軍勿慮帝撫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元表諸人各顧妻子挾持私慮深失所望獨卿與子敬程公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衆多載資糧爲卿後援卿能辯之者誠決邂逅不如意便還就孤孤當與孟德決之後遂破曹公於赤壁

陸遜爲將時荊州士人新還仕進或未得所遜上疏曰昔漢高受命招延英異光武中興羣俊畢至苟可以熙隆道教者來必遠近今荊州始定人物未達臣愚悽悽乞普加覆載袖掖之恩令並獲自進然後四海延頸思歸大化帝敬納其言

甘寧爲周瑜呂蒙所薦達於帝帝加異同於舊臣寧陳計曰今漢祚日微曹操彌僞終爲篡盜南荆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誠是國之西勢也寧已觀劉表慮既不遠兒子又劣非能承業傳基者也至尊當早規之不可後操圖之圖之之計宜先取黃祖祖今年老昏耄已甚財穀並乏左右欺弄務於貨利侵求吏士吏士心怨舟船戰具頓廢不修怠於耕戍軍無法伍至尊今往其破可必一破祖軍鼓行而西西據楚關大勢彌廣即可漸規巴蜀帝深納之

呂蒙拜右護軍虎威將軍魯肅卒蒙西屯陸口肅軍

馬萬餘盡以屬蒙與關羽分上接境知羽驍雄有并兼心且居國上疏其勢難久初魯肅等以爲曹公尚存禍難始構宜相輔協與之同仇不可失也蒙乃密陳計策曰今征虜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蔣欽將游兵萬人循江上下應敵所在蒙爲國家前據襄陽如此何憂於操何賴於羽且羽君臣矜其詐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今羽所以未便東向者以至尊聖明蒙等尚存也今不於疆壯時圖之一旦僵仆欲復陳力其可得邪帝深納其策又聊復與論取徐州意蒙對曰今操遠在河北新破諸袁撫集幽冀未暇東

顧徐土守兵聞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勢陸通驍騎所騁至尊今日得徐州操後旬必來爭雖以七八萬人守之猶當懷憂不如取羽全據長江形勢益張帝尤以此言爲當蒙竟襲破羽
張梁爲楊武中郎將領江夏太守孫奭裨將帝在武昌欲還都建業而慮水道泝流二千里一旦有警不相赴及以此懷疑及至夏口於塢中大會百官議之詔曰諸將吏勿拘位任其有計者爲國言之諸將或陳宜立柵夏口或言宜重設鐵鎖者帝皆以爲非計時梁爲小將未有知名乃越席而進曰臣聞香餌引

泉魚重幣購勇士今宜明樹賞罰之信遣將入沔與
敵爭利形勢旣成彼不敢干也使武昌有精兵萬人
付智畧者任將較使嚴整一旦有警應聲相赴作耳
水城輕艦數十諸所宜用皆使備具如此開門延敵
敵自不來矣帝以梁計爲最得卽超增梁位後稍以
功進至沔中督
宋武帝聞咸陽淪沒欲復北伐從事中郎謝晦諫以
士馬疲怠乃止
南齊太祖初徵顧歡爲揚州主簿歡至彌山谷臣上
表曰臣聞舉網提綱振衰持領綱領旣理毛目自張

然則道德綱也物勢目也上理其綱則萬機時序下
張其目則庶官不曠是以湯武得勢師道則祚延秦
項忽道任勢則身戮夫天門開闔自古有之四氣相
新絺裘代進今火澤易位三靈改憲天樹明德對時
育物搜揚仄陋野無伏言是以窮谷愚夫敢露偏管
謹刪撰老氏獻治綱一卷伏願稽古百王不以蕩蕩
棄言不以人微廢道率土之暘也微臣之幸也幸賜
一覽則上下交泰雖不求民而民悅不祈天而天應
應天悅民則皇基固矣臣志盡幽深無定榮勢自足
雲霞不涓祿養陛下旣遠見尋求敢不盡言言旣盡

矣請從此退時員外郎散騎劉思效又表陳讜言曰
宋自大明已來漸見彫弊微賦有增於往天府尤貧
於昔兼軍警屢興傷夷不復戍役殘丁儲無半菽小
民嗷嗷無樂生之色貴勢之流貨室之族陳服伎樂
爭相奢麗亭池第宅競趣高華至於山澤之人不敢
採飲其水草貧富相輝損源尚未陛下宜發明詔吐
德音布惠澤禁邪僞薄賦歛省徭役絕奇麗之賂塞
鄭衛之倡變歷運之化應質文之用不亦大哉又彭
示有鴟梟之巢青丘爲狐兔之窟害虐踰絕殘暴日
滋鬼泣舊泉人悲故壤童孺視編髮而慚生耆老看

左衽而耻沒陛下宜仰答天人引領之望下乎沉黎
傾首之勤授鉞衛霍之將遺策蕭張之師萬道俱前
窮山蕩谷此卽嘗山不足指而傾渤海不足飲而竭
豈徒殘寇塵滅而已哉帝詔曰朕夙旦惟寅思弘治
道紆夢巖濱垂精管庫旰食在懷其勤至矣吳郡顧
歡散騎郎劉思效或至自丘園或越在冗位並能獻
書金門薦辭鳳闕辨彰治體有協朕心今出鎮外可
詳擇所宜以時敷奏歡近已加族責思效可付選銓
序以顯讜言

劉繪爲南康相郡事之暇專意講說太祖左右陳洪

請假南還問繪在郡何以既而聞之曰南康是三州
喉舌應湏治幹豈可以年少講學處之邪徵還爲安
陸王護軍司馬
劉善明太祖初爲淮南宣城二郡太守陳事十一條
又陳起宣陽門表陳宜明守宰賞罰立學較制齋祀
廣開賓館以接荒民帝答曰具卿忠讜之懷夫賞罰
以懲守宰飾館以待遐荒皆古之善政吾所宜勉更
撰齊祀或非易制國學之美已勅公卿宣陽門今勅
停寡德久闕思復有聞

明帝卽位諮議參軍張忻泰上書陳便宜二十條其

一條言宜毀廢塔寺帝並優詔報答

梁高祖時朱异詣都上書言建康宜置獄司比廷尉
勅付上書詳議從之舊制年二十五方得釋褐時异
適二十一特勅擢爲揚州議曹從事史
鍾鏐南齊永元末除司徒行參軍天監初制度雖革
而日不暇給鏐乃言曰永元肇亂坐筭天爵勲非卽
戎官以賄就揮一金而取九列寄片札以招六較騎
都塞市郎將填街服旣纓組尚爲臧獲之事職惟黃
散躬履茸徒之役名實淆紊茲焉莫甚臣愚謂永元
諸軍官是素族士人自有清貫而因斯受爵一宜削

除以懲僥倖若吏姓寒人聽其門品不當因軍遂濫
清級若僞雜偷楚應在綏撫正宜嚴斷祿力絕其訪
正直乞虛號而已謹竭愚忠不恤眾口勅付尚書行
之

北齊神武時高仲密之叛神武知其繇崔暹將殺之
文襄匿暹為之請神武曰我為爾不殺然須與苦手
文襄出暹而謂陳元康曰暹若得杖不須見我及暹
見神武將解衣受罰元康趣入止之因歷階升曰王
方以天下付世子有一崔暹不能免其杖父子尚爾
况世間人邪神武意解曰不繇元康崔暹得一百乃

捨之

陽休之為度支尚書孝昭帝留心政道每訪休之治
術休之答以明賞罰慎官方禁淫侈恤民患為致治
之先帝深納之

推誠

夫知人則哲蓋王者之攸難任賢勿貳乃臨下之懿
範所以當開創之期濟經綸之業自非開寬明之懷
納義烈之士察其心腑鑒彼邪正則何以聞讒間之
辭不以介意解就擒之虜咨以良策得訛言而撫慰
用逆黨之才能蓋上能以誠信而自持下則感待遇

之過望爲之禦侮罔避艱難雖不能混一區宇大庇
蒼黔而君臣之際亦可咏矣

蜀先主初見諸葛亮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
悅先主解之曰孤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
復言羽飛乃止

關羽河東解人亡命奔涿郡先主於鄉里合徒衆羽
與張飛爲之禦侮先主爲平原相以羽飛爲別部司
馬分統部曲先主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
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先主周旋不避艱難

吳孫策與太史慈於神亭戰慈敗爲策所執策素聞

其名卽解縛請見咨問進取之術慈答曰破軍之將
不足與論事策曰昔韓信定計於廣武今策決疑於
仁者君何辭焉慈曰州軍新破士卒離心若儻分散
難復合聚欲出宣恩安集恐不合尊意策長跪答曰
誠本心所望也策又謂慈曰聞卿昔爲太守劫州章
於文舉詣玄德皆有烈義天下智士也但所託未得
其人耳射鈎斬袪古人不嫌孤是卿知己勿憂不如
意也出教曰龍欲騰翥光階尺木者也策又曰劉牧
徃責吾爲袁氏攻盧江其意頗猥理怨不足何者先
君手下兵數千餘人盡在公路許孤忠在立事不得

不屈意於公路求索故兵再往纔得千余人耳仍令
孤攻廬江爾時事勢不得不爲行但其後不遵臣節
自棄作邪僭事諫之不從大夫義交苟有大故不得
不離孤交求公路及絕之本末如此今劉繇喪亡恨
不及其生時與相論辨今兒子豫章不知華子魚待
遇何如其故部曲復依隨之否卿則州昔又從事寧
能往視其兒子並宣孤意於其部曲部曲樂來便與
但來不樂來者且安慰之並觀察子魚所以牧禦方
規似廬陵鄱陽人民親附之否鄉手下兵宜將多少
自繇意慈曰慈有不赦之罪將軍量同桓文待遇過

望古人報生以死期於盡節沒而後已今並息兵兵
不宜多將數十人自足以往還也策曰明日中望君
來還諸將皆疑策曰太史子義子義慈字青名士以信義
爲先終不欺策明日大請諸將預設酒食立竿視影
日中而慈至

張昭爲孫策長史撫軍中郎將昭每得北齊士大夫
書疏專歸美於昭昭欲嘿而不宣則懼有私宣之則
恐非宜進退不安策聞之嘆笑曰昔管子相齊一則
仲父二則仲父而桓公爲霸者宗今子布賢我能用
之其功名獨不在我乎

大帝以張紘爲會稽東部都尉遣之部或以紘本受北任嫌其志趣不止於此帝不以介意

宋高祖以太子詹事中書令傅亮任總國權聽於省見客神虎門外每且車嘗數百輛

劉粹毅族兄也粹盡心高祖不與毅同高祖欲謀毅衆並疑粹在夏口高祖屢信之及大軍至粹竭其誠

力事平封灞縣男食邑五百

孝武帝時王玄謨嘗討南郡王義宣人言玄謨在梁

山與義宣通謀帝不能明後爲雍州刺史聞訛言玄

謨反帝知其虛馳使撫慰之又曰梁山風塵初不

介意君臣之際過足相保耶復爲笑伸鄉眉頭玄謨

性嚴未嘗妄笑人言玄謨眉頭未曾伸故帝以此戲

之

南齊太祖初鎮淮陰爲宋帝所疑遣書結青州刺史

王玄邈玄邈不相答和及罷州還太祖以經途又要

之玄邈雖許旣而嚴軍直過還都啓帝稱太祖有異

謀太祖不恨也昇明中太祖引爲驃騎司馬冠軍將

軍太山太守玄邈甚懼而太祖待之如初陳顯達爲

護軍將軍太祖卽位後鄧膳不宰牲顯達上熊蒸一

盤帝卽以充飯

梁高祖初舉義師時馬仙琕爲齊寧朔將軍高祖使其故人姚仲賓說之仙琕於軍斬仲賓以殉義師至新林仙琕猶持兵於江西口抄運建康城陷仙琕號哭經宿乃解兵歸罪高祖勞之曰射鉤斬祛昔人弗忘卿勿以戮使斷運苟自嫌絕也仙琕謝曰小人如失主犬後主飼之便復爲用高祖笑而美之

陳高祖初爲廣州中直兵參軍監江西督護梁大同中盧安興爲廣州南江督護杜僧明與兄天合俱行安興死僧明復副其丁子雄子雄討交州土豪李賁不免賜死子雄弟子略子烈與僧明天合周文育同

謀攻廣州高祖時在高要率衆來討大破之殺天合生禽僧明及文育等高祖並釋之引爲主帥高祖征交趾討元景仲僧明文育並有功

韋載爲義興太守高祖誅王僧辨遣周文育襲載載嬰城自守相持數旬高祖聞文育軍不利乃自將征之克水柵仍遣載族弟翽齋書喻載以誅王僧辨意并奉梁敬帝勅載得書乃以其衆降于高祖高祖厚加撫慰卽以翽監義興郡所部將帥並隨才任使引載嘗置左右與之謀議

文帝初爲臨川王拒王琳於南峴時苟卽從帝會高

祖宴駕宣太后與舍人蔡景歷秘不發喪郎弟曉在
都知之乃謀率其家兵襲臺事覺景歷殺曉仍擊其
兄弟帝卽位並釋之因厚撫慰郎令與侯安都共拒
王琳琳平遷使持節安北將軍散騎嘗侍都督霍晉
合三州諸軍事三州刺史

陸子隆少慷慨有志功名起家東宮直後侯景之亂
於鄉里聚徒是時張彪爲吳郡太守引爲將帥彪徒
鎮會稽子隆隨之及文帝討彪彪將沈秦吳寶直甲
縉等皆降而子隆力戰敗績文帝義之復使領其部
曲拔爲中兵參軍

後主末魯廣達爲中領軍隋將韓擒虎之過江也達
長子世真在新蔡乃與其弟世雄及所部奔擒虎遣
使致書以招廣達廣達時屯兵京師乃自劾廷尉請
罪後主謂之曰世真雖異路中大夫公國之重臣吾
所恃賴豈得自同嫌疑之間乎賜黃金卽日還營
北齊神武爲東魏丞相孝靜帝興和中高李式鎮永
安戍高慎以武牢叛遣信報李式李式得書驚懼卽
狼狽奔告神武神武昭其至誠待之如舊

文襄帝輔政時清河王岳初與神武經綸天下家有
私兵并蓄戎器儲甲千餘領至是岳以四海無事表

納之帝敦至親之重推心相任云叔屬居肺腑職在
維城所有之甲本資國用叔何疑而納之文宣之世
亦頓請納又固不許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閏位部

三十二

求賢 命使

求賢

古之爲邦令聞長世者曷嘗不諮訪幽仄詳求髦彥
以熙工濟俗者哉自南紀建國迄于高齊朱梁莫不
延采逋逸網羅俊乂俾有位以論薦命輜軒而詢察

册府元龜

閏位部

卷之三十一

勤勤懇懇形於詔令皆所以踐聖哲之風軌隆政教
之元本收一代之材濟當世之務者也

宋文帝元嘉十二年詔曰周宗以寧實繇多士漢室
之隆亦資得人朕寢寤樂賢爲日已久而則哲難偕
明揚莫効用今遺才在野管庫虛朝永懷前載慙德
深矣夫舉爾所知宜尼之彛訓貢士任官先代之成
准使可宣勅內外各有薦舉當依方銓引以觀厥用
孝武帝大明六年詔四方旌賞茂異其有懷真抱
素志行清白恬退自守不交當世或識通古今才經
軍國奉公廉直高譽在民者具以名奏

前廢帝景和元年八月旣誅太宰江夏王義恭等
曰昔疑神佇逸磻溪讚道湛慮思才傳巖岷化朕位
鄉三極風澄萬寓資缺電斷正郊斯戮思所以仰宣
遺烈俯弘景祚每結夢庖昇瞻言板築有勗日昃無
忘昧且可甄訪郡國揖聘閭部其有孝性忠節幽居
遐棲信誠義行廉正表俗文敏博識幹事治民務加
旌舉隨才引擢庶官方克順彛倫咸敘主者精加詳
括稱朕意焉

明帝泰始二年詔曰林澤貞栖丘園耿潔博洽古今
敦崇孝讓四方在任可明盡搜揚具卽以聞隨就褒

立

五年九月己未詔曰夫箕穎之操振古所貴冲素之風哲王攸重朕屬橫流之會接難晦之辰龕暴翦亂日不暇給今雖關梁蕩靄區將澄氛偃武修文於是乎在思崇廉耻用靜馳薄固已物色載懷寢興竚歎其有貞栖隱約息事衡樊鑿坏遺榮負釣辭聘志恬江海行高塵俗者在所精加搜括特以名聞將責園矜德茂昭厥禮羣司各舉所知以時授爵

後廢帝卽位初詔曰夫寢夢期賢往誥垂美物色求賢前書稱盛朕以冲昧嗣膺寶業思欲仰述聖猷

弘政道興言多士當想得人可普下牧守廣加搜採其有孝友門族義讓光閭或匿名屠釣隱采耕牧足以整厲澆風扶益淳化者凡厥一善咸無遺逸虛輪佇帛俟聞嘉薦

順帝昇明元年詔曰昔聖王旣沒淳風已衰龜書永湮龍圖長秘故三代之末德刑相擾世淪物競道誠人謏然猶正士比轂奇才接軫朕襲運金樞纂靈瑤極負宸廵政日晏忘疲永言興替望古盈慮姬夏前載猶傳訓謨漢魏餘文布在方冊故元封興茂才之制地節創獨行之品振維務本存乎得人今可宣下

州郡搜揚幽仄標採鄉邑隨名薦上朕將親覽甄其
茂異庶野無遺彥永激遐芬

南齊武帝永明元年詔王公卿士各舉所知隨方登
敘

八年詔公卿以下各舉所知隨才授職進得其人受
登賢之賞薦非其才獲濫舉之罰

鬱林王隆昌元年正月詔王公以下各舉所知

明帝建武二年詔王公以下各舉所知

梁高祖天監元年四月詔遣內侍周省四方訪賢舉
滯若懷寶迷邦蘊竒待價蓄響藏真不求聞達並依

名騰奏罔或遺隱使輜軒所屆如朕親覽

五年正月丁卯朔詔曰在昔周漢取士方國頃代彫
訛幽仄罕被人狷地絕用隔聽覽士操淪胥因茲靡
勸豈其岳瀆縱靈偏有厚薄寔由知與不知用與不
用耳朕以菲德君此兆民而薰明廣炤屈於堂戶飛
耳長目不及四方永言愧懷無忘旦夕凡諸郡國舊
邦族內無在朝位者選官搜括使郡有一人

十四年正月南郊詔曰朕躬祗明祀昭事上靈臨行
宮而登泰壇服袞冕而奉蒼璧紫瑩旣升誠敬克展
思所以對越乾元弘宣德教而缺于治道政法多昧

實佇羣才用康庶績可班下遠近博採英畏若有確然鄉黨獨行州閭肥遯丘園不求聞達藏器待時未加收採或賢才方正孝悌力田並卽騰奏具以名上當擢彼周行試以邦邑庶百司咸事兆民無隱

普通三年五月詔連帥郡國舉賢良方正直言之士七年四月詔在位羣臣各舉所知凡是清吏咸使薦聞州年舉二人大郡一人

太清元年正月詔可班下遠近博採英畏或德茂州閭道行鄉邑或獨行丘壑聞達不求咸使上言以時招聘

二年正月詔在位各舉所知

四年詔在朝及州郡各舉清人任治民者皆以禮送

京師

五月詔曰爲國在於多士寧下寄於得人朕暗於行事尤關治道孤立在上如臨深谷凡爾在朝咸思規救獻可替否用相啓沃班下方岳旁求俊乂窮其屠釣盡其巖穴以時奏聞

敬帝太平元年九月詔殊才異行所在奏聞

陳文帝天嘉元年詔曰朕以渺身屬當大寶負荷至重憂責實深而庶績未康胥怨猶結延佇賢良發於

夢想每有一言入聽片言可求何嘗不袞獎抽揚緘
書紳帶而傳巖虛徃空谷尚淹蒲幣空陳旌弓不至
豈當有乖則哲使華澤遺才將時運澆流今不逮古
側食嘗懷寢興增歎新安太守陸山才有啓薦梁前
征西從事中郎蕭策梁前尚書中兵部王暹並世胄
清華羽儀著族或文史足用或孝德可稱並宜登之
朝序擢以不次王公已下其各進舉賢良申薦淪屈
庶衆才必舉大厦可成使絅樸鼓歌由庚在詠

宣帝大建四年秋九月辛亥大赦天下詔曰與善從
諫在上之明規進賢謁言爲臣之令範朕以寡德嗣

守寶位雖世襲隆平治非寧一辨方分職吁食早衣
旁闕爭臣下無貢士何其闕爾鮮能抗直豈余獨運
匪薦謹言置鼓公車罕論得失施石象魏莫陳可否
朱雲摧檻良所不逢禽息觸楹又爲難值至如衣褐
以見擔簦以遊或者艾絕倫或妙年異等于時而不
偶左右莫之譽黑貂故敝黃金且殫終其滯淹可爲
太息又貴爲百辟賤有十品三拙並驚勤沮莫分衢
謠徒擁廷議斯闕寔朕之弗明而時無獻替永言至
治何迺爽與外可通示文武凡厥在位風化乖舛朝
廷紕蠹正色直辭有犯無隱兼各舉所知隨才明試

其莅政廉穢在職能否分別矢言俟茲黜陟
後主卽位初詔曰夫體國經野長世子民雖因革儻
殊弛張或異至於旁求俊乂爰逮側微用適和羹是
隆大厦上智中主咸繇此術朕以寡薄嗣膺景祚雖
哀疚在躬情慮昏舛而宗社任重黎庶務殷無繇暫
安拱默敢忘康濟思所以登顯髦彥式備周行但勞
宵夢屬勤史卜五就莫來五能不至是用申旦疑慮
景夜捐懷豈以食玉炊桂無因自達將懷寶迷邦咸
思獨善應內外衆官九品以上可各薦一人以會彙
征之旨且取備實難舉長或易小大之用明言所施

勿使南箕北斗名而非實其有負能杖氣擯壓當
著賓戲以自憐草客嘲以慰志人生一世逢遇誠難
亦宜去此幽谷翔茲天路趨銅駝以觀國望金馬而
來廷便當隨彼方員訪之矩矱

北齊孝昭皇帝皇建二年詔內外執事之官從五品
已上及三府主簿錄事參軍諸王文學侍御史廷尉
三官尚書舍人每二年之內各舉一人
後主天統三年太上皇帝詔京師執事散官三品已
上舉二人五品已上各舉二人稱事七品已上及殿
中侍御史尚書都簡較御史主書及門下錄事各舉

一人

武平三年詔文武官五品以上各舉一人
梁太祖開平元年初受禪求理尤切委宰臣搜訪賢
良或有在下位抱負器業久不得伸者特加擢用有
明政理得失之道規救時病者可陳章疏當親鑒擇
利害施行然後賞以爵秩有晦跡丘園不求聞達者
令彼長吏備禮邀致冀無遺逸之恨

二年七月癸巳以禪代已來思求賢哲乃下令搜訪
牢籠之期以好爵待以優榮各隨其材咸使登用宜
令所在長吏切加搜訪每得其人則疏姓名以聞如

在下位不能自振者有司薦導之如任使後顯立功
勞別如遷陟

三年制自開創已來凡有赦書德音節文內皆委諸
道搜訪賢良尚慮所在長吏未切薦揚其有卓犖不
羈沉潛用晦負王霸之業蘊經濟之謀究古今刑政
之源達禮樂質文之奧機籌可以制變經術可以辨
疑一事軼羣一才拔俗並令招聘旋具奏聞然後試
其所長待其不次所貴牢籠俊傑採撫英翹
四年九月下詔曰朕聞歷代帝王首推堯舜爲人父
母孰比禹湯睿謀高出於古先聖德普聞於天下尚

或卑躬待士屈已求賢俯仰星雲慮一民之遺逸網羅巖穴恐片善之韜藏延爵祿以徵求設丹青而訪召使其爲政樂在進賢蓋繇國有萬機朝稱百揆非才不治得士則昌自朕光宅中區迄今三載霄分輟寐日旰忘食思共力於廟謀庶永清於王道而乃朝廷之內或未盡於昌言軍旅之間亦罕聞於奇策眷言方岳下及山林豈無英奇副我延佇諸道都督觀察防禦使等或勲高翊世或才號知人必於塗巷之賢備察芻蕘之士詔到可精搜郡邑博訪賢良喻之以才載一時約之以高官美秩諒無求備唯在得人

如有卓犖不羈沉潛自負通霸王之上畧達文武之大綱究古今刑政之源識禮樂質文之變朕則待之不次委以非嘗用佐經綸豈勞階級如或一言拔俗一事出羣亦當捨短從長隨才授任大小方圓之器寧限九流溫良恭儉之人難誣十室勉思薦舉勿至因循俟爾發揚慰予翹渴仍從別勅處分

命使

周官有瑞節之制小雅著皇華之詠至於四方安車之適八月輜軒之舉皆命使之謂也自建康數代以迄于魏齊朱梁曷嘗不順考古道疇咨今典濬發明

詔臨遣使臣宣布德澤班示政令糾吏治之得失訪
民氓之疾苦賑災荒以施惠索亡叛以詰姦觀省風
俗搜揚逋竄察獄犴以盡欽恤之旨勞屯戍以申賜
賚之命是皆古先令王明達其視聽競業於機微之
意也斯爲邦之要道昭德之不訓者歟

吳景帝永安四年八月遣光祿大夫周奕石偉巡行
風俗察將吏清濁民所疾苦爲黜陟之詔

後主鳳皇三年七月遣使者二十五人分至州郡科
出亡叛

宋高祖永初元年六月丁卯卽位丁丑詔曰古之王

者巡狩省方躬覽民物搜揚幽隱拯災卹患用能
澤遐被遠至邇安朕以寡闇道謝前哲因受終之期
託兆庶之上鑒寐屬慮思求民瘼才弱事艱苦無津
濟夕惕永念心馳遐域可遣大使分行四方旌賢舉
善問所疾苦其有獄訟虧濫政刑乖愆傷化擾治未
允民聽者皆當具以事聞方事之宜無失厥中暢朝
廷乃眷之旨宣下民壅隔之情

文帝元嘉三年正月誅司徒徐羨之等分遣大使巡
行天下通直散騎常侍袁滄司徒左西掾孔邈使楊
州尚書三公郎陸子真起部郎甄法崇使荊州員外

散騎嘗侍范雍司徒主簿龐遵使南兖州前尚書右丞孔默使南北二豫州撫軍參軍王歆之使徐州元從僕射車宗使青兖州國子博士裴松之使湘州尚書殿中郎阮長之使雍州前竟陵太守殷道鸞使益州員外散騎嘗侍李耽之使廣州郎中殷斌使梁州南秦州前員外散騎侍郎阮園容使交州駙馬都尉奉朝請潘思先使寧州並兼散騎嘗侍班宣詔書曰昔王者巡功羣后述職不然則有存省之禮聘聘之規所以觀民立政命事考績上下偕通遐邇咸被聲光功昭長世道歷遠年矣以寡暗屬承洪業亦畏在

位昧于治道夕惕惟憂如臨深谷懼國俗凌顛民風凋僞青厲違和冰旱傷業雖躬勤庶事思弘攸直而機務惟殷顧循多闕政刑垂謬未獲具聞豈誠素弗孚使羣心莫盡納隍之愧在予一人以歲時多難王道未一卜征之禮廢而未脩眷彼珉璠無忘攸恤今使兼散騎嘗侍渝等申命四方周行邦邑親見刺史二千石官長申述至誠廣詢治要觀察吏政訪求民隱旌舉操行存問所疾禮俗得失一依周典每各爲書還具條奏俾朕昭然若親覽焉大夫君子其各悉心敬事無隙乃力其有咨謀遠圖謹言中誠陳之使

者無或隱遺方將敬納良規以補其闕勉哉勗之稱
朕意焉

五月乙巳詔曰夫哲王宰世廣達四聰猶巡獄省方
採風觀政所以情僞必審幽遐罔滯王澤無擁九臯
有聞者也朕以寡薄猥纂洪緒雖永念治道志存昧
且願言傳巖發爽宵昧而丘園之秀藏器未臻物情
民隱尚隔親聽乃眷區域輟寢忘食今氛祲祛蕩宇
內寧宴旌賢弘化於是乎始可遣大使巡行四方其
宰守稱職之良圭華一介之善悉須列奏勿或有遺
若刑獄不郵政治乖謬傷民害教者具以事聞其高

年鰥寡幼孤六疾不能自存者可與郡縣優量賑給
博採輿誦廣納嘉謀務盡銜命之旨俾若朕親覽焉
八年閏六月楊州旱乙巳遣侍御史省獄訟申調役
九年六月詔曰益梁交廣境域幽遐治宜物情或多
偏擁可更遣大使巡求民瘼
十二年東諸郡大水人民饑饉吳義興及吳郡之錢
塘升光三百以司徒左西掾州治中從事史沈演之
及尚書祠部郎江遂並兼散騎嘗侍巡行拯恤許以
便宜從事

孝武以元嘉三十年四月卽位五月庚辰詔曰天步

艱難國道用否雖基構永固而氣數時愆朕以眇身
奄承皇業奉尋曆命鑒寢震懷萬邦風政人治之本
感念凌替若疚在心可分遣大使巡省方俗

閏六月遣兼散騎嘗侍樂詢等十五人巡行風俗

明帝泰始元年十二月卽位詔曰朕龕亂寧民屬唐
景祚鴻製初造革道維新而國故頻罹仁澤偏壅每
鑿昧疚心罔識攸濟廵方問俗弘政所先可分遣大
使廣求民瘼考守宰之良採衡閭之善若獄犴淹枉
傷民害教者具以事聞鰥寡孤獨癯殘六疾不能自
存者郡縣優量賑給貞婦孝子高行力田詳悉條奏

博詢輿誦廣納嘉謀每盡皇華之旨俾若朕親覽焉

三年八月丙午遣吏部尚書褚淵慰勞緣淮將帥隨

宜量賜

後廢帝以秦豫元年四月卽位六月壬辰詔曰夫興
王經制寔先民隱方求廣教刑於四維朕以輦眇夙
膺寶曆永言民政未接聽覽眷言乃顧無忘鑒寢可
遣大使分行四方觀採風謠問其疾苦今民間有法
不便俗者悉各條奏若守宰威惠可紀廉勤允著依
事騰聞如獄訟誣枉職事紕繆愆公存私害民利已
者無或隱昧廣納芻輿之議博求獻藝之規廵省之

道務令精治深簡行識俾若朕親覽焉

元熈元年九月壬午詔曰國賦我稅蓋有嘗品徃屬
戎難務先軍實徵課之宜或乖徃昔淮湘江州糧運
偏積調役旣繁庶徒彌擾因循權政容有未革民單
力弊歲月逾甚永言矜歎情兼宵寢可遣使到所明
加詳察其輪違舊令役非公限者並卽蠲改具條以
聞
南齊大祖建元元年四月卽位五月丙辰詔遣大使
分行四方遣兼散騎嘗侍十二人巡行四方以交寧
道遠不遣使

二年二月遣大使巡憫淮淝徐豫邊民尤貧遣難治
刺史二千石量加賑卹又遣右衛將軍給事中呂安
國出司州案集民戶詔曰郢司之間流雜繁廣宜並
加區判定其隸屬叅詳兩州事無專任安國可暨徃
經理

三年十二月命散騎嘗侍虞炎等十二人巡行諸州
郡觀省風俗焉

海陵王以延興元年七月丁酉卽位八月甲辰詔遣
大使巡行風俗

梁高祖天建元年四月卽位詔曰觀風省俗哲后弘

規狩岳巡方明王盛軌所以重華在上五品聿修文
命肇基四載斯履故能物色幽微耳目屠鈞致王道
於緝熙被淳風於遐邇朕以寡薄昧于治方籍代終
之運當握符之重取鑒前古懷若馭朽思所以振民
育德去殺勝殘解網更張置之仁壽而明慙昭遠智
不周物兼以歲之不易未遑卜征興言夕惕無忘鑒
寐可分造內侍周省四方觀政聽謠訪賢舉滯其有
田野不闢獄訟無童忘公徇私侵漁是務者悉隨事
以聞若懷寶迷邦蘊奇待價蓄響藏真不求聞達並
佞名騰素罔或遺隱使輪軒所屆如朕親覽焉

三年六月詔曰昔哲王之宰世也每歲下征躬事巡
省民俗政刑罔不畢達末代風彫久曠茲典雖欲肆
遠忘勞窳臨幽仄而居今行古事不易從所以日晏
踟躕情同再撫總攬九州遠近人庶或川路幽遐或
貧羸老疾懷寃抱理莫繇自申所以東海匹婦致災
邦國西土孤魂登樓請訴念此于懷中夜太息可分
將命巡行州部其有深寃鉅害抑鬱無歸聽詣使者
依原自列庶以矜隱之念昭被四方邊聽遠聞事均
親覽

敬帝太平元年二月以東土經杜龕張彪抄暴遣大

使巡省

陳武帝永定元年十月乙亥卽位已邳分遣大使宣勞四方下璽書勅州郡曰夫四王章代商周所以應天五勝相推軒義所以當運梁德不造喪亂積年東夏沸騰西都蕩覆蕭勃干紀非惟趙倫侯景滔天踰於劉載貞陽反篡賦約連兵江左累屬於鮮卑金陵久非於梁國自有氤氲混沌之世龍圖鳳紀之前東漢興平之初西朝永嘉之亂天下分離未能若於梁朝者也朕以虛薄屬當興運自昔登庸首清諸越降間浪石靡不征行浮海乘山所在戡定冒愆風塵騁

馳師旅六延梁祀十剪強寇豈曰人謀皆繇天啓梁氏以天祿斯改斯運永終欽若唐虞推其鼎玉朕東西退讓拜手陳辭避舜子於箕山之陽求支伯於滄洲之野而公卿敦逼率土翹惶天命難稽遂享嘉祥今月乙亥升禮太壇言念遷桐但有慙德自梁氏將末頹月亢陽大運斯終秋霖奄降翌日成禮圓丘宿設埃雲晚霽尾象夜張朝景重輪泣三危之膏露晨光合壁帶五色之卿雲顧惟寡薄彌慙休祉昧且丕顯方思至治卿等擁旄方岳相任股肱割符名守方寄恤隱玉曆惟新命有所慶想深求民瘼務在廉平

慶惠以撫孤貧威刑以禦狡猾若有萑蒲之盜或犯戎商山谷之首擅強幽險皆從肆赦咸使知聞如或

迷途僻在無貸今遣使人具宣往旨念思善政副此

虛懷

時熊曇朗在豫章周迪在臨川留異在東陽陳寶應在晉安共相連結閩中豪帥互相自保帝

患之令黃門侍郎蕭乾往諭之謂曰陸賈南征趙佗歸順隨何奉使黠布來臣追想清風髣髴在日卿宜

勉建功名不煩更勞師旅

文帝天嘉元年正月分遣使者宣勞四方

二月遣使者齎糧璽書宣勞四方

宣帝大建元年正月分命大使巡行四方觀省風俗

二年六月分遣大使巡行州郡省理冤屈

六年四月詔曰戰情懷善有國之令圖拯弊收危璽

範之通訓近命師薄伐義在濟民青齊舊隸膠光奇

落久患凶戾爭歸有道弃彼農桑忘其衣食而大軍

未接中途止憇胸山黃郭車營布滿扶老携幼蓬流

草拔既喪其本業咸事遊手饑饉病疾不免流離可

遣大使精加潤撫仍出陽平倉穀拯其懸罄并充糧

種勸課士女隨近耕種石鼈等屯適意修墾

後主至德二年正月分遣大使巡省風俗

東魏孝靜帝天平元年十二月遣侍中封隆之等五

人爲大使巡諭天下

三年十一月詔遣使巡簡河北移饑人

興和元年六月以尚書左僕射司馬子如為山東黜

陟大使

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五月戊午即位辛未遣大使

於四方觀察風俗問民疾苦嚴勅長吏屬以廉平興

利除害務存安靜若法有不便於時政有未盡於事

者具條得失還以聞奏

遣李獎等八人充大使
巡省方俗問民疾苦

廢帝以天保十年十月即位十一月分命使者巡省

四方求政得失省察風俗問民疾苦

孝昭帝以皇建元年八月壬午即位壬辰詔分遣大

使巡省四方觀察風俗問民疾苦考求得失搜訪賢

良

武成帝以太寧元年十一月即位詔大使巡行天下

求政善惡問人疾苦擢進賢良

河清三年九月詔遣十二使巡行水潦免其租調

後主天統五年七月詔使巡省河北諸州無雨處境

內偏旱者優免租調

梁太祖乾化元年十二月命大理卿王鄩使于安南

左散騎嘗侍吳謁使于朗州皆以旌節官告錫之也

又命將作少監姜弘道為朗州旌節官告使副

